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16

學禮管釋四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三公

三公職事周禮無明文尚書今文家與古周禮說互異地官序官又謂之鄉老公羊傳又區別內外而三之其實一而已矣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漢書百官表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周書周官一篇首列三公之職曰太師太傅太保斥古文者以爲僞然地官序官正義引鄭志趙商問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一條則周官自漢有之非盡晉人之所撰也唐虞不可攷史記以西伯昌九侯

鄂侯爲三公徽子亦稱箕子爲父師是殷有三公明矣賈長沙政事疏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天官宰夫師有司治三公六卿之喪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司服王爲三公錫袞秋官小司寇其位王南鄉三公北面皆歷歷可攷則周之有三公明矣以其無專職故不列於序官曰太師太傅太保皆加官也其宮室車旗衣服下二王之後爲上公者一等出封則加一等所謂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是也古周禮之說如此然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又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何也蓋三公無專職卽於六卿中選道德崇隆者三人兼之指其加官曰太師太傅太保指其實職則曰司徒司馬司空尚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

馬公三曰司空公見地官司徒序官正義　王充論衡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韓詩外傳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責之司馬溝洫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責之司空與論衡大略相同凡此者皆主今文尚書家之說與古周禮說之太師太傅太保非有二也然地官序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又何也按鄭君注云老尊稱也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孔正義云周禮不見公之人數六鄉之數周禮有其文此經

云二鄉則公一人明知公有三人云內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
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攷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云
中參六官之事者案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
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
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
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其中參六
官之事云外與六鄉之教則此經是也如注疏之說六鄉之三
公卽六卿之三公以二鄉一人言之則謂之鄉老以二卿一人
言之則謂之司徒司馬司空以坐朝論道左右天子言之則謂
之太師太傅太保李氏惇忽生異議謂鄉老蓋鄉中之賢者或
致仕之官爲之古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此民間之
稱非可通於朝廷鄉中之賢者謂之爲老則可稱之以公儼然
與在朝之三公並尊有是理乎觀鄉老無職事惟與於獻賢能
之書則可知三公遙領六鄉之教以興其德行道藝而已至公
羊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
處乎內孔氏廣森曰主者主其黜陟也成王之初周公爲太師
召公爲太保處乎內者太傅畢公也及周公沒畢公繼之主陝
以東故書曰太傅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也炘按康王受顧命其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主陝以
東畢公以司馬爲太師主陝以西毛公以司空爲太傅處乎內
惟芮伯爲司徒不兼三公稍與周初之制不符統而言之太師
太傅太保不任事而司徒司馬司空未嘗無專職分陝東西及

各兼二鄉者皆遙領之而已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爲三公成帝改御史大夫爲司空與大司馬丞相爲三公雖不盡合於古而猶沿周制晉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太宰太傅太保爲上公幷大司馬大將軍爲八公多多益善而古者官不必備之義失矣

釋升歌笙閒合樂

樂有四節一曰升歌二曰笙三曰閒四曰合樂載於鄉飲酒燕禮者甚詳而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等差書缺有閒未聞其審諸儒分析每多異義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鄉飲酒禮工入升自西階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鄉射禮工升不歌注云志在射畧於樂　大射儀工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

炘按鄉飲酒爲諸侯之卿大夫賓賢能與士飲酒之禮燕禮爲諸侯與卿大夫飲酒之禮大射儀爲諸侯將祭與卿大夫士習射之禮其升歌小雅同也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

盛氏世佐曰仲尼燕居以升歌清廟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譌也清廟祀文王之升歌也魯以成王之賜得用之周公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用之其可哉

炘按盛說非也文王世子記天子養老之禮明云登歌清廟豈養老之升歌可用而兩君相見不可用乎蓋清廟本祀文王之升歌其後大嘗禘用之養老用之兩君

相見用之所以播文王之德於天下後世也難之者曰左傳國語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何以與燕居所記不同也曰燕居之清廟升歌之正樂也左國之文王相見之燕樂也古者燕樂無算盡歡而止然歌詩亦必以其類息司正乃士禮而曰鄉樂唯欲則以此推之諸侯歌文王以享卿大夫其越禮甚矣左傳國語但云歌文王未嘗云升歌文王乃其顯證

炘又按清廟之詩天子歌之以養老則饗諸侯可以類推矣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是天子諸侯皆升歌頌也燕大射鄉飲酒皆升歌鹿鳴是諸侯饗燕羣臣及卿大夫士之飲酒皆升歌小雅也至大雅之文王大明緜雖爲諸侯相見之樂實非升歌正樂故傳不言其爲升歌云

右升歌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鄉射禮不笙注云志在射畧於樂燕禮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炘按笙詩堂下之樂卿大夫飲士與諸侯燕卿大夫同其詩已逸不可攷今小序尚存其目乃東漢衛次仲所羼入毛公實三百五篇無此六篇也當周之時笙奏籥管諸詩皆掌於樂人非三百篇所宜有康成誤信小序以爲小雅之逸篇非也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炘按大射乃諸侯之禮不用笙而用管管竹樂笙匏樂竹先於匏亦盛於匏故諸侯用之新宮不可攷亦掌於樂人樂崩詩亡是以後世無聞焉既云三終則亦有三篇矣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炘按以樂納賓一節謂饗禮也諸侯饗卿大夫禮盛於燕故有金奏肆夏及下管新宮諸樂其所以饗者因有王事之勞故耳管以新宮乃諸侯之禮用以饗卿大夫鄭君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雖管新宮仍笙三成謂閒歌也由庚閒魚麗爲一成崇邱閒南有嘉魚爲再成由儀閒南山有臺爲三成燕禮之四節備矣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下管象武

炘按下管象武乃諸侯之正樂故兩君相見用之象武不可攷亦掌於樂人樂崩而詩與之俱亡也

炘又按文王世子天子養老下管象以此例之則天子饗諸侯亦下管象可知兩君相見下管象武因而饗有功卿大夫亦用之則管象爲天子諸侯之樂若卿大夫士惟有笙南陔白華華黍而已

右笙管

鄉飲酒禮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鄉射禮不閒注云志在射畧於樂　燕禮乃閒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大射儀不間亦志在射畧於樂

炘按閒有歌有笙六經閒歌之篇什僅見於此他無聞焉大射儀下管新宮當笙之節笙入三成當閒歌之節其所謂新宮者今不可攷矣

右閒

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鄉射禮不歌不笙不閒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大射儀不閒不合樂

鄭康成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詩譜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畧大校見在書籍禮崩樂壞不可得詳

右合樂

炘按祭祀饗燕樂之有四節由來久矣尚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升歌也下管鼗鼓謂管樂也天子之管卽諸侯卿大夫之笙也合止柷敔謂合樂也笙鏞以間謂間歌也合樂先於間歌者鼗鼓柷敔以類相從順文及之耳然則升笙間合四者在唐虞之世已有之矣周禮四節之樂惟見於鄉飲酒燕禮諸篇餘多未詳以現在書籍之大校言之天子諸侯升歌俱用頌卿大夫士升歌皆小雅而已大雅文王三篇雖爲兩君相見之樂然究非升歌正篇不過歌於無算樂之時卿大夫以下不得用耳至堂下之樂天子諸侯以管爲主卿大夫士笙南陔以下六詩而已諸侯饗卿大夫士及與卿大夫士大射亦管新宮者特盛其禮非卿大夫士得管新宮也其間及合樂自儀禮而外天子諸侯之等差書缺有間未聞其審鄭君分配云云多憑臆測難可依據其誤以金奏爲歌詩尤不僅千慮之一失也

炘又按遍檢書傳間歌合樂自儀禮而外天子諸侯之用無有言其異同者竊意周召二南乃文王之德造端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之所感應故用之房中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風化天下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又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僅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旨哉言乎故先王用之合樂自卿大夫士以上達於諸侯天子莫

不用之所以示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則者其
用意至深遠也合樂無異同則閒歌亦無異同何者樂
雖有四節而升歌居其首管笙居其次異其升歌與管
笙者所以正等威之別同其閒歌與合樂者所以聯上
下之情何必如鄭君之屑屑分配求合於經而反戾於
經使後之人纏繞於藤葛之中而無所適從乎

釋無算樂

飲酒燕射之禮說屨升坐而後有無算樂周禮所謂燕樂也鄭
注鄉飲酒禮云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注鄉射禮云
合鄉樂無次數注燕禮云升歌閒合無數也取歡而已注大射
儀云升歌閒合無次數惟意所樂按鄭君之注鄉飲專以閒合
言之注鄉射專以合樂言之周召二南謂之鄉樂似皆未備及注燕射統
升歌閒合三節言之仍遺笙樂一節終有遺憾攷之左傳國語
所云歌賦諸詩皆燕樂也歌者以琴瑟漢書藝文志引傳曰不
歌而誦者謂之賦則賦者口誦其詩或不假琴瑟助之襄公十
四年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遂誦之其證也此皆堂上之
樂歌賦而外管語紀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金奏肆夏
繁遏渠不拜則燕樂亦有及金奏者矣更何論乎笙管也難之
者曰大饗之禮賓入門金奏肆夏安知其爲無算樂也曰大射
儀賓及庭奏肆夏賓不拜只升堂拜至而已晉行人詰穆叔不
拜肆夏非無算樂而何又云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
樂故不敢拜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貺使臣敢不拜貺攷之堂上

升歌賓從未有下拜者亦從未有既歌三章復歌三章者則皆爲無算樂無疑也曰無算之笙管亦有徵乎曰卽魯語亦可徵也穆子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注云伶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詩曰簫管備舉則燕樂之有笙管明矣又燕禮記曰有房中之樂房中之樂卽周南召南則燕樂之有合樂又明矣至於季札請觀之周樂三百五篇皆詠歌舞蹈焉非旬日不能畢事燕享之末日旰君勤焉能一一及之鄭君以爲此國君之無算恐未足爲定論也盛氏世佐曰季札請觀周樂聘禮記曰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算

釋祭法司命　厲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史傳者多矣惟祭法增司命及厲爲七祀自祭法外無有言七祀者門戶中霤竈行不惟月令有之如春官酋人之祭門左傳莊二十五年之用牲於門特牲饋食禮之祭饎爨雍爨論語之竈媚於竈郊特牲之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聘禮之釋幣於行雖非五祀正祭而祀典之所必及皆歷歷可據惟司命及厲之祭求之書傳實罕聞焉鄭君取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疏云受命謂年壽也有遭命以謫暴疏云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以督行疏云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之說謂司命爲主督察三命者語太涉不經惟引左傳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釋祭厲最爲得之祭法之七祀後儒多議其非獨呂氏大臨謂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而未行理或然也漢惟祭五祀魏晉因之唐宋雖復七祀皆於廟中統祭亦不言司命爲何神竊意古司命不可攷後世城

隍之祀足以當之後世之淫祀甚多惟城隍名正言順禮以義
起深洽人心或謂城隍卽水庸不知水庸居八蜡之末乃畎澮
溝洫小神不足以擬城隍或謂城隍卽古社稷不知城隍之尊
雖類於社稷而實非社稷自兩漢以後廟祀見於志乘者吳赤
烏二年爲最古太平府志城隍廟在府治東流坊始於吳赤烏二年唐宋俱奉詔致祭明
則建廟遍於天下以至於今凡省府州縣之中長官視事例必
誓而後入有大疑獄必質於神民閒兵戈水旱則鞠跽拜叩疾
疫寃枉則號呼往訴而神之聰明正直亦往往福善禍淫不爽
其則蓋舉省府州縣之民莫不歸命於神邱瓊山氏所謂司民
命於冥冥之中者此也則以當司命之神誠爲不愧而康成所
據緯書謂爲主督察三命者豈其然乎至於祭厲之法尤非通

於幽明之故者不能心知其意帝王之厲爲泰厲如桀紂項羽
秦二世文獻通攷云漢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
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之意同之類是也諸侯之厲爲國厲如防風飛廉
惡來之類是也大夫之厲爲族厲如齊彭生鄭伯有之類是也
傳曰人生始化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
有精爽以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
爲淫厲旨哉言乎此泰厲國厲族厲之所以必當祀也祭厲之
禮至明而備於京都則祭泰厲於王國則祭國厲於各府州縣
則祭郡邑厲於里社則祭鄉厲幷各頒有祭文於每年三月清
明十月朔日行之其文委曲詳盡深憫其靈爽之無依而陰消
其邪祟之不作至於今不廢然則祭法七祀之法必有所受未

可謂其與諸經不合而輕議之也

釋鄉飲酒禮牲用狗

饗禮之篇亡鄉飲酒禮其權輿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从鄉从食鄉亦聲豳風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公云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炰掇黨正屬民而飲酒於序謂之鄉飲酒者黨也者鄉之屬也黨正下大夫與飲酒者鄉人之士也其牲狗是大夫之饗士用狗也毛公云大夫加以羔羊則大夫饗大夫用羊矣地官牛人饗食其膳羞之牛秋官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雜記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是天子諸侯饗用牛矣庶人無饗燕之禮以士無故不殺犬豕推之則庶人飲酒并不得用犬依士禮而用一獻賓主各兩爵而

禮成詩小雅匏葉酌言獻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是也其詩云有兔斯首則苟取備物不得用犬明矣燕禮輕於饗諸侯燕大夫亦用犬則諸侯與諸侯燕及天子燕諸侯必以牛羊無疑今天子之燕禮亡無文以言之也射取擇人鄉射及大射儀俱用犬則天子之三射或亦以犬與

釋大祝九祭

大祝九祭皆祭食也康成之注最確惜其以玉藻釋命祭取義猶狹以曲禮釋衍祭於禮經無所見其餘略舉一端疏家未能推闡茲取十七篇箋而釋之以證成鄭義其以衍祭爲挹祭求與經合非好異也

一曰命祭注云命祭者玉藻云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祭然後祭是也炙按玉藻所云乃臣燕見於君侍坐賜食之法非君臣禮食豈大祝之所掌攷古人祭祀之禮黍稷肺之祭必祝命佐食授祭士虞禮陰厭時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炙按士虞不純吉陰厭時有少牢係吉祭陰厭時不設苴故佐食不祭亦無祝命佐食祭於苴特牲食祭之事　及迎尸入拜妥尸尸坐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特牲禮迎尸入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挼于醢段氏玉裁云古奠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十五部挼祭本作挼後訛作擩詳說文解字注中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炙按虞祭祝於尸祭菹醢之後祝卽命佐食墮祭此尸未祭菹醢之後注以命爲詔尸似非又祝命墮祭兼黍稷肺言之鄭注少牢禮云黍稷之祭爲墮祭不言肺約畧之詞非遺肺也又少牢祝不命佐食祭鄭君云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或曰祝亦命之

文不具耳此命祭之見於士虞特牲者如此祭黍稷肺祭之最重者也故命祭居九祭之首又命祭黍稷肺者祝也故大祝之辨九祭亦必以命祭爲先云

二曰衍祭注云衍當爲延聲之誤也延祭者卽儀禮所云乃主客便食見鄭注非大祝之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炙按衍延聲近詩椒聊蕃衍盈升一切經音義作蕃延盈升男巫掌望祀望衍注云衍讀爲延聲之誤也此鄭君以衍祭爲延祭也然延祭實不見於禮經曲禮所云乃主客便食見鄭注非大祝之所掌竊謂衍祭者卽儀禮之挹祭也古人祭鉶祭湆皆挹祭祭者以柶與匕挹鉶羹肉湆而祭之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間主人獻尸次賓二手執

挑匕枋以挹淯注于疏匕若是者三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挹衍亦聲相近衍溢也饒也以柄匕挹羹與淯有盈溢饒益之意又易象衍在中也虞注衍流也謂流在中也柄匕之注羹淯亦流在中故名挹祭爲衍祭與禮經中之祭皆見於大祝所掌獨缺挹祭則衍祭即挹祭何疑淩氏廷堪引特牲主人酳尸注酳猶衍也謂衍祭爲祭酒不知大祝九祭皆謂祭食鄭注明明可據注云元謂九祭皆謂祭食淩氏謂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爲皆飲食之祭其誣鄭君實甚儀禮中祭酒從未有名酳祭者更何論衍祭乎其不然審矣

三曰炮祭注云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間是也炘按古包炮形聲多互譌易繫辭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漢書律厤志作炮義又易繫辭釋文包犧氏本作庖荀注易否或以包爲庖厨虞注易垢包讀爲庖是也包與兼同義故鄭以兼祭釋之儀禮中或言兼祭或言同祭或言共祭舉其一耳兼祭者一爲祭黍稷肺即命祭之噎祭不異康成只言兼祭舉其一爲祭籩少牢禮尸入十一飯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間士虞特牲尸入九飯祭黍稷肺亦尸醋主人上佐食同祭豆間不言者準少牢可知　尸醋主人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亦是同祭于豆間與尸入十一飯同不言同祭者省文耳此皆祭黍稷肺之兼祭有司徹主人

獻尸有籩薦白黑四籩尸取籩薦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間獻侑只籩薦二籩侑祭豆訖又取籩薦同祭于豆祭（謂祭豆之處即豆間也）主人受尸酢亦二籩其祭如侑之祭主婦獻尸加糗乾糗與腶脩即脯二籩爲六籩尸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取糗脩同祭于豆祭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設二俎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共祭糗脩（句）祭俎祭酒受豕匕清拜啐酒皆如尸禮（按其祭今本作其祭監本作共祭詳其文義作共者是作其者誤也）主婦受尸酢祭豆畢又取籩薦兼祭于豆祭（按不祭糗脩異於主人）不賓尸之禮主人初獻亞獻無籩主婦亞獻四籩棗糗栗脯尸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此皆祭籩之兼祭其或言同祭或言共祭立文雖異其爲兼祭同也

四曰周祭注云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是也炙按徧儀禮作辯說文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間辡皐人相與訟也徧市也市周也折獄之法兩造之辭必周市聽之故儀禮假辯爲徧少牢饋食而外莫詳於公食大夫禮少牢尸十一飯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公食禮有牛羊豕三牲薦豆六黍稷六簋鉶四庶羞十六豆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間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此祭正饌也士羞庶羞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臛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此祭加饌也皆周祭也

五曰振祭六曰撋祭注云振祭撋祭本同不食者撋則祭之將

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炙按禮經祭牲體及肺皆振祭祭菹醢
脯醢皆挩祭祭肝燔皆挩而復振振而後祭也士虞禮尸入九
飯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舉幹振祭嚌之舉胳舉肩
祭如初卒哭後餞尸有乾肉折俎乾肉亦牲體折以爲俎尸受振祭嚌反
之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幹骼肩尸皆振祭嚌之少牢尸
入十一飯舉幹及肩骼皆振祭嚌之肺脊不言振祭省文尸酢
主人主人再拜稽首興受黍振祭嚌之黍不振祭此振祭者榮
尸之嘏特異於常故曰祭牲體及肺皆振祭也士虞禮尸入九
飯尸取菹挩于醢祭于豆間特牲尸入九飯尸右取菹挩于醢
祭于豆間少牢尸入十一飯尸取韭菹辯挩于三豆祭于豆間
主人獻祝祝祭亦如之有司徹主人獻尸獻侑主婦受尸酢主

人獻長賓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主婦皆取菹
挩于醢祭于豆間此菹醢之挩祭士虞饋尸薦脯醢尸取脯挩
醢祭之有司徹獻長賓薦脯醢長賓右取脯挩于醢祭之此脯
醢之挩祭故曰祭菹醢脯醢皆挩祭也士虞主人獻尸賓長以
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右取肝挩鹽振祭嚌之獻祝祝祭肝如
尸特牲主人獻尸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少牢主人獻尸獻祝
皆取肝挩于鹽振祭嚌之有司徹主人獻尸次賓羞羊燔尸受
燔挩于鹽振祭嚌之主人獻侑祭燔如尸主婦獻尸獻侑皆羞
豕燔主婦致爵于主人羞羊燔皆挩鹽振祭嚌之此祭肝燔皆
挩而復振振而後祭也菹與脯皆不嚌故注云不食者挩則祭
之牲體肺肝燔皆祭之嚌之故注云將食者既挩必振乃祭也

此振祭撰祭之本同而有不同者也

七曰絕祭八曰繚祭先鄭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末以祭也後鄭云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炰按絕與繚皆肺祭也鄉飲酒禮賓興右手執肺卻左手噣之注云繚猶紒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紒絕之繚祭之見儀禮者僅此其餘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非繚祭也鄭大祝注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最爲確鑿蓋鄉飲酒乃大夫饗士之禮主於賓賢能威儀多故用繚祭燕

輕於饗射重射而畧於飲酒之儀特牲少牢有司徹有祭豆祭籩祭牲體祭鉶祭清祭黍稷祭肝諸禮其事委曲煩重而祭肺之儀從畧所謂禮畧者絕則祭之也其鄉飲酒禮注以繚祭爲大夫以上則大射少牢燕禮諸篇俱不可通矣張稷若又謂弗繚爲不繚則儀禮一經竟缺繚祭尤不可通後世訓弗爲不遂忘弗字之本義說文弗撟也从丿乀从韋省丿者右戾乀者左戾韋者相背背戾者皆撟拂之義弗繚者撟拂繚戾而祭之即先鄭注所謂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自後世借弗爲不以拂爲弗而弗之本義失矣

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疏云膳夫王祭食則授　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王伯厚曰疏謂將授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

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輾輸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所按其綏之法亦執肉授祭故鄭以其祭爲授祭炙按禮經之例尊者授祭饌之遠者授祭士昏禮同牢贊授肺脊皆祭舉堉婦尊故贊者授祭脊與舉肺遠於祭肺及薦黍稷故祭薦黍稷肺不授祭而授祭脊肺也婦饋舅姑婦贊成祭注云授處之舅姑尊故婦贊授祭其所授亦遠饌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尊肺遠不興取故膳宰庶子贊授之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葅醢近賓雖尊自取祭之黍稷三牲之肺遠贊者皆辯取授祭賓祭加饌粱稻近賓自取祭於醬湆閒庶羞遠贊者辯取其大興授賓祭其他士虞特牲少牢佐食授墮祭尸入飯時祭牲體皆授自佐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取白黑授尸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授栗肺之祭尸尊其所授

者皆遠于席一一可以例求也至於九祭之序命祭最重又大視之專職故以爲首衍祭以栖與匕較諸祭之用手威儀最多故以爲次炮祭周祭相類包祭兼祭數物周祭辯於諸殽故包祭次之周祭又次之振祭振祭挩祭亦相類有不食將食之異故振祭次之挩祭又次之繚祭絕祭亦相類而禮多者繚禮畧者絕故繚祭次之絕祭又次之其祭之中八者之祭皆具故以爲終焉此九祭之序如此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六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五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五嶽

尚書有四嶽而無五嶽王制多述夏殷之制其言五載巡狩與尚書同亦無五嶽鄭以爲虞四嶽之山見於經者惟東嶽岱宗夏之制其三嶽無文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始言五嶽亦不言五嶽爲何山職方敘九州之鎮揚曰會稽荆曰衡山豫曰華山青曰沂山兗曰岱山雍曰嶽山幽曰醫無閭冀曰霍山并曰恒山鄭注大司樂之四鎮五嶽以會稽醫無閭沂霍爲四鎮岱衡華嶽恒爲五嶽本周禮解周禮且合於爾雅之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確不可易矣惜其注大宗伯又援爾雅末所附之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解之致使疏家妄生區別謂宗伯注之五嶽據東都言之大司樂注之五嶽據西都言之是周家一代之五嶽游移不定而周公一人之制禮其秩祀大典亦倏予倏奪其不然審矣夫事必考信於經尚書王制有四嶽而無五嶽是唐虞夏殷止有四岳矣何休注公羊引尚書遂云還至嵩如初禮爲畫蛇添足史記封禪書引尚書於北嶽恒山下有中嶽嵩高也五字皆習聞漢代之制以意連言不可爲訓惠氏棟九經古義反謂書有脫文豈其然乎周家五嶽之山雖不見於經然九鎮見於職方據九州言之則統名曰鎮分嶽鎮言之則曰四鎮五嶽爾雅首列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除此五者則揚之會稽

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非四鎮乎此皆見之於經鑿鑿可據者也史記公羊注之添嵩高固私爲古人造典禮後人又以冀州之太岳當唐虞之中岳果何憑何據乎周家九鎮之山載於職方其四鎮五嶽見於大司樂經文舍職方之鎮山不以充五嶽之數而取爾雅末所附之一條解之夫既爲五嶽胡爲附於篇末說者反以篇首之五山謂非五嶽必據篇末以爲正解是職方不足信矣且霍山嵩高皆因漢武得名周秦經典並無此山其爲後人附益無疑今世士人皆尊鄭注尊其合於經典之注而不尊其未定之注斯爲善讀注者也

附霍山爲南嶽嵩高爲中嶽辨

霍山嵩高之爲嶽皆始於漢武帝前此未之聞也漢儒之以霍

山嵩高爲嶽皆習見當代之制而傳會於古之五嶽也爾雅釋山末一條尤傳會之最早者而解經家遂援之以爲說也何以言之職方冀州之霍山卽禹貢之太岳與南嶽無涉爾雅篇首之江南衡其名著於經典卽職方荆州之衡山也不聞經典中名衡山爲霍山也郭景純注爾雅霍山爲南嶽云卽天柱山潛水所出是景純以霍山爲天柱非荆州之衡山也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是張稚讓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注云霍山天柱山也是酈道元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孫炎爾雅注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是叔然亦不以霍山爲衡山也惟應劭風俗通云泰山一名岱宗衡山一名霍山後儒遂援應義以爲一山二名釋山末之霍山卽荆州之衡山不知泰山一名岱宗見於經典衡山一名霍山果何所出乎釋山篇首既曰江南衡篇末又云霍山爲南嶽一經說一山而先後殊名恐古人不如是之打謎也爾雅又云大山宮小山霍邵晉涵曰今天柱山中峰小而四圍有大山似宮繞之衡州之衡山則中峰獨高而前後左右諸山皆在其下揆諸雅訓天柱可名霍而衡山不得名霍此可以目驗而知也（多見其彌縫雅訓矣）（桉白虎通亦以霍山爲南嶽又增成其說曰小山繞大山爲霍）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元封四年（本紀郊祀志作五年）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漢書郊祀志同顏師古云武帝以天柱山爲南嶽是霍山爲南嶽始於武帝其所云霍山鑿鑿指爲天柱何嘗爲衡山之別名乎郭景純注既以霍山卽天柱山而音義中又爲之說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

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矣見詩及左昭四年正義引郝懿行曰蓋郭音義之文可謂騎牆之見不足以爲定論也

嵩高禹貢名外方左傳名太室至漢始有嵩高之名嵩漢書作崇密師古云密古崇字今嵩山是崇密嵩三字通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密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爲外方是古名外方後名太室至漢始名嵩高矣封禪書及秦并天下自殽以東名山五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太史公以漢嵩高釋秦太室是秦名太室不名嵩高矣武帝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至於中嶽親登嵩高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郊祀志元封元年春三月禮登中嶽太室遷令祠官加增太室祠是漢改太室爲嵩高確有憑據而中嶽之名亦至漢而始有也職方敘九鎮之山不見嵩高之文昭四年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太室即嵩高也別太室於四嶽之外可見太室之不爲嶽矣詩大雅崧高維嶽毛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蓋毛公生六國之時卒當在漢高惠之世實不知太室之改名嵩高故援爾雅山大而高之義釋之假令古之中嶽有嵩高之名毛公即釋崧高爲嵩高嶽爲中嶽豈不直截了當必待應仲遠之引詩以明其義哉應氏序五嶽曰中央曰嵩山嵩高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太史公許叔重輩皆以嵩高爲中嶽蓋習於漢之制度

而云然耳爾雅末之五嶽斷爲漢附益無疑也

釋四望

望祭之禮徧檢經傳皆屬山川無祀天神者書望於山川爾雅梁山晉望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公羊傳三望祭泰山河海皆其明證周禮諸言四望上下文亦皎然可據是以鄭注大宗伯不從日月星海之解而以五嶽四鎮四瀆釋之確不可易矣後人因鄭注大司樂遂謂康成亦參兩解按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鄭注四望五岳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是鄭解祀字之義謂不言祭而言祀者或司中等神同用此姑洗諸樂亦未可知正鄭氏之解經精細處蓋大司樂無祀司中諸神之樂於四望言祀明司中等神亦用此樂非以司中等神釋四望也其釋經明晰如此猶啟後人之疑甚矣說經之難也

春秋連書乃不郊猶三望左傳望郊之屬也又曰郊之細也按大戴禮三正記郊後必有望即春秋注解說文屬从屍連也屍在身後連屬於身猶望在郊後連屬於郊故曰郊之屬又說文細微也郊之禮重望之禮微故曰郊之細虞書望秩于山川在柴後爲之望於山川在類上帝後爲之胡氏春秋傳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大宗伯亦云則旅上帝及四望是皆郊後望祭之證非望祭亦及天神也

釋其川三江上

職方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禹貢荆州江漢朝宗于海職方荆

州亦曰其川江漢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職方揚州亦曰其澤藪曰具區地理志震澤在會稽吳西名具區其川三江或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不同非也三江之說如聚訟惟漢志最古舍漢志別無可依據然漢志亦疑有訛奪非觀其會通仍不得三江正解考漢志蜀郡湔氏道今四川松潘衛下云禹貢嶓山今松潘衛北之大分水嶺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今揚州府地入海過郡九行七千二百六十里今本郡九作郡七行七千作二千據段氏說文注依徐鍇所引本改此總敘江之原委也會稽郡毗陵今武進江陰下云北江在北前志江上脫北字後志有東入海揚州川其不云北江所出者見於湔氏道下也丹陽郡蕪湖今太平府屬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今宜興入海揚州川言江至蕪湖西南別出為中江東至陽羨入海也吳今長洲常熟吳江地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言南江入海之路不言別出時為何地石城今貴池西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今會稽山陰入海不言分江水為何江餘姚入海乃浙江然又不出浙江二字後漢書郡國志蜀郡湔氏道下云岷山在西徼外吳郡毗陵下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下云中江在西吳郡下不著南江石城下亦無分江水細繹前後二志分江水即南江所出後漢時南江已湮塞故志不見南江之文餘姚之浙江不會南江入海故會稽郡下但著有浙江三字而已前志石城下當云分江水首受江白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入海之旁又會浙江入海是分江一浙江說文江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疑襲漢志原文文始明晰今志文必有訛奪北中二江各為一孔入海南江鄱道元引地里志如此又至餘姚入海為

支末又歧爲二支然浙江入海之處不得爲南江正支其正支仍在吳南配中北爲三江故特於吳下著之曰南江在南東入海也說文浙下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水經云江水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又東至會稽縣東入於海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三書皆不敘南江一字於是吳南入海之南江莫知上源之出於何地矣幸酈道元熟精水道特於水經注中引漢志原文補出分江水之爲南江其說曰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於是歷敘南江曰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合注於南江南江又東合涇水韋昭云涇水出蕪湖南江又東與桐水桐水出廣德州西南白石山合又東逕安吳晉分宛陵置宛豁旋豁水注之又北合東豁水又北左合旋豁而同注南江南江又東有釣頭泉流於川下合南江南江又東北爲長瀆今太湖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按南江在吳南入海不入太湖酈氏之言此爲大誤云云桉南江之爲分江水得道元此注撥雲霧而見青天不惟能補漢志之訛奪而禹貢三江始見眞解惟以南江入太湖尙狃於後世水道不能還孟堅吳南入海之舊耳又云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與漢志亦脗合無間總之職方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知漢志之三江卽古三江之故道而後三江可定苟因後世中江南江之壅塞遂疑漢志之不可信又因漢志石城分江水下有訛奪之句遂謂分江水專屬浙

江忘卻吳南入海之南江竊謂皆攷古之疎也

釋其川三江中

三江入海皆自彭蠡之下言之彭蠡以上不得三江之稱葢漢水自江夏入江後卽與江合流又會贛水爲彭蠡大澤江漢水大力敵漢雖入江而勢不相下荆州曰江漢朝宗於海指其夏口入江之上游言之言江漢之勢滔滔東下有朝宗於海之意非謂其已至海也贛水源近力小爲江漢所過但能迴薄爲大澤而已不敢與江漢並也自彭蠡而下江漢合流至石城分支爲南北二江至蕪湖又分支爲中江鄭康成書注所謂分於彭蠡爲三孔是也此三江至漢代猶通流如故故班氏歷歷數之向使漢世之江祇如今日一江至通州入海班氏豈能鑿空造出作此無稽之談乎周之九州疆界雖與禹貢或異而高山大川無異且揚州之域全與禹貢同豈有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之理地理志前列禹貢職方後列漢郡三揚州川承職方卽以承禹貢也後漢郡國志專紀世祖中興以後之郡縣故云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也前志有中江北江南江後志不見南江者南江至後漢已湮所謂郡縣改異此其一端矣或曰水至彭蠡江漢合一經何以北江屬之漢中江屬之江不免於朱蔡大儒誤文之疑也曰此經之互文見義非誤也經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此敘漢入江之原委也又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者言入江之後與江水共匯爲彭蠡又共東流爲北江入于海非謂

漢爲北江也北江如是而中江南江可知矣經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此敘江至東陵之原委也又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者匯卽上經彭蠡之匯言江至東陵之後自東迤流又北會漢水爲彭蠡之匯又會漢水東流爲中江而入于海非專謂江水爲中江也中江如是而南江可知不言南江者中南北三江皆江漢爲之導漢導江下分言北中二江互文見義南江文無所承故遂不言著中北卽以顯南也或曰三江旣入之下繼以震澤底定後人遂有三江入震澤之說究竟可通否曰經明言入于海漢志亦歷敘三江而曰在吳南入海曰北江在北入海曰至陽羨入海何嘗有入震澤而後入海之文酈道元謂南江東注于具區顯然與經

志相背不足信也亦明矣

釋其川三江下

發源積石之河水行九千四百里入海發源嶓山之江水行七千二百六十里入海源遠而流長如此非殺其入海之勢則泛濫橫流不可復制此河播爲九江分爲三大禹治水之功所以爲萬世法程也自齊桓公塞入流而河之九者爲一貽禍至於今未已三江在前漢孟堅猶能歷歷數之不知何時而南江就湮司馬彪已不能確指南江之迹迨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而南北遂絕阮氏說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後益之以永樂之三壩涓滴不得下流於是三江者又合爲一近百年來棚民自四川而下占據山頂墾土種芋沙泥掘鬆遇雨

下洩江底日淤日高而七千餘里之洪濤藉一孔之江以達於海自道光三年至今水患洊至辛苦墊隘民不聊生而盜賊因之蠭起矣東壩爲上下江咽喉之地每遇大水壩加高至數丈嚴兵守之而自東壩以上無所控告之民不復措意夫江浙固國家之赤子而湖廣至海口數千里之民獨非二百年來所休養生息者乎爲今之計先禁棚民開墾以清江之上流繼疏蘇浙湖海以濬江之下流大興西北水利減蘇松賦額以振民困於是開東壩以復中江之迹相地之宜於廣德湖州爲程之開掘壕導淤使江水游瀠而下以循南江之故道而後江水永不爲患而湖廣以下數千里之民命可蘇夫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德非常之才而後可膺非常之

任彼蒼之愛斯民實甚窮則變變則通山川靈秀之氣必有所鍾佺予望之雖謂與大禹同功可也

釋水庸

八蜡之祭有水庸鄭注溝也疏云庸以受水亦泄水蓋畎澮溝洫之類春明夢餘錄以爲後世城隍卽古者水庸按大易城復於隍城隍卽城池也古者有城必有隍詩云築城伊減減卽隍也實廓實壑亦隍也城隍神之見正史始於北齊書慕容儼傳而吾太平府志東流坊之城隍廟始於吳赤烏二年唐李陽冰有當塗縣城隍廟記張說李白杜牧韓愈俱有祭城隍文則肇興於三國而大顯於唐以其不列祀典故慕容儼傳謂之俗號城隍云後唐及宋始有封號廟祀遍天下明洪武初最重其

祭制詞有云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蓋與古者社稷同重矣水庸在八蜡之末居防之次其神最卑城隍爲郡縣之神其秩與府州縣等水庸自水庸城隍自城隍不能混而爲一後世祀典不經奇怪不出惟城隍之神名正言順無所依托禮以義起愜乎人心何必附會古祭儗不於倫哉

釋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渭洛

余向攷說文鴈鵝也雁鳥也證經典中執贄之鴈皆作鴈不作雁非隨陽之鳥然惟爾雅舒鴈鵝西喻雁門劃然不紊以外皆經後人改易無可依據至雒洛二水一爲豫川一爲雍浸後人多訛雒爲洛段氏玉裁說文注據周禮詩左傳漢地理志正之曰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雒雍州其浸渭洛正義本不誤逸周書職方解地理志引職方正同雒不見於詩瞻彼洛矣傳曰洛宗周浸水也此職方氏文也洛不見於左傳傳凡雒字皆作雒如僖七年伊雒之戎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是也淮南隆形篇曰洛出獵山據高注謂雍州水也雒出熊耳據高注謂豫州水也漢地理志宏農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盧氏下云伊水出熊耳山東北入雒鼃池下云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新安下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穀城下云禹貢廛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此謂豫州水也左馮翊褒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直

路下云沮水出東西入洛此謂雍州水也以上皆經數千年尚未誤者而水部洛字下不舉豫州水尤爲二字分別之證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于魏裴松之引魏略曰黃初元年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于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爲洛此不改雒爲洛而又妄言漢變洛爲雒以捄已紛更之咎且自詭于復古自魏至今皆受其欺周禮春秋在漢以前誰改之乎尚書有豫水謂周書無雍水而蔡邕石經殘碑多土作雒鄭注周禮引召誥作雒是今文古文尚書皆不作洛鄭蔡斷不擅改經文也自魏人書雒爲洛而人輒改魏以前書籍故或致數行之內雒洛錯出矣炘按山海經西山經下所列之洛水皆雍州水也中山經下所列之洛水皆豫州水也今其字統作洛獨讙舉之山（卽漢志冢領之雒水出焉字獨作雒不誤今畢氏沅本又改作洛）亦碩果之僅存者也又按王莽以土當代火擅改甲子曹丕以土不忌水擅改經字作僞必勞日拙先後不如出一轍哉

釋荆州其浸潁湛豫州其浸波溠

爾雅釋山石戴土崔巍土戴石砠詩毛傳崔巍土山戴石砠石山戴土與爾雅異細核之毛傳是而爾雅互譌（詳讀詩劄記）職方荆州其浸潁湛豫州其浸波溠說文潁湛皆云豫州浸溠荆州浸與職方異亦說文是而職方經誤何以言之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陽城卽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縣東南四十里有陽城廢縣水經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至慎

縣東南入於淮愼縣故城在今潁上縣水道提綱曰今潁水源出登封縣北嵩山西南之少室山東南經密縣禹州分爲二派一經新鄭縣至臨潁縣一經襄城縣至臨潁縣二支復合經商水縣合汝水又合滎陽水至陳州府南分爲二派一爲過河一爲沙河過河至江南太和縣與沙河合又經潁上縣與淮水合曰潁口皆東南流也審是潁水與荆州何涉鄭注亦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是與許同矣湛水鄭云未聞許云湛浸也一曰湛水豫州浸按襄十六年左傳楚晉戰於湛阪杜云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北有昆陽城水經注湛水出蠻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歷魚齒山爲湛浦又東南逕蒲城北東入汝是湛與汝合汝爲豫州之水非荆州明甚鄭云未聞以湛小於潁不甚顯於經典又屬豫州非荆水故云未聞以示愼許兩言豫州浸則經之繫於荆州必誤也波水於豫州無考鄭讀波爲播以爲卽滎播之播亦是斡旋經文鄭注禹貢滎播爲一水今析爲二與已說自相矛盾說文又作潘云在河南滎陽總無有以播潘作波者不如闕疑爲是湨水見莊四年左傳楚子除道梁湨營軍臨隨杜云湨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釋例曰厥縣西有湨水源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經注曰湨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厥西縣西又東南厥水入焉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又南流注於鄖鄖入夏水炘按湨與鄖合今鄖水出湖北德安府之隨州境內東南經隨州應山縣安陸縣雲夢縣應城縣皆屬德安府至漢陽府之漢川縣入漢漢

卽古之夏水也其非豫州浸審矣鄭云漾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許云漾荊州浸然則經文之有誤徵之兩大儒之說不信然乎

釋士喪禮朔月奠無籩

問者曰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以至大遣奠皆並有籩豆獨朔月奠有豆無籩且明著於經曰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此何故也荅曰豈惟喪禮凡禮經無黍稷之饌皆並有籩豆黍稷之饌皆有豆無籩十七篇中固莫不然也凡脯用籩醢朋豆士冠禮冠者薦脯醢士昏禮賓醴婦俱薦脯醢鄉飲獻賓獻介獻眾賓辯有脯醢鄉射薦用籩脯五臡醢以豆聘禮醴賓薦脯醢又延凡於室薦脯醢燕禮大射儀獻賓獻公卿薦脯醢士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奠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主人獻賓薦脯醢凡云薦脯醢者皆一豆一籩也又士冠再醮兩豆兩籩士喪大斂既豆兩籩無滕士虞兩豆兩籩獻祝兩豆兩籩特牲兩豆兩籩主婦致爵於主人兩豆兩籩又既夕遣奠四豆四籩少牢饋尸四豆四籩以上諸禮皆不設黍稷故曰無黍稷之饌並有籩豆也其設黍稷之饌莫詳於公食大夫禮其正饌黍稷六簋亦六豆加公自設之醯醬則八豆矣加饌稻粱二簋十六豆皆不聞有籩也昏禮同牢之饌黍稷四敦醬菹醢六豆婦饋舅姑無稷有黍豆如同牢之數見其他如聘禮設飧米禾三十車賓堂上八豆西夾六豆上介堂上六豆致饔餼米百筥黍稷稻粱數十車賓堂上八豆西夾六豆上介堂上六豆西夾六豆士虞陰厭黍稷二敦贊薦菹醢兩豆尸九飯及主人獻尸因陰

厭之饌特牲陰厭黍稷二敦主婦薦葵菹蝸醢兩豆尸十一飯黍稷如陰厭佐食進庶羞四豆主人獻尸及尸嘏主人因十一飯之敦豆少牢陰厭黍稷兩敦韭菹醓醢葵菹羸醢四豆尸十一飯因陰厭之黍稷上佐食又羞胾兩瓦豆主人獻尸及尸嘏主人皆因十一飯之敦豆以上皆有黍稷之饌設豆而不設籩也總而論之籩盛乾物與飲宜豆盛濡物與食宜（鄭云豆爲饌本食禮盛於飲禮故飲酒之籩多者至六而止有司徹主婦獻尸四籩外加糗與腶脩二籩而食禮之豆有多至二十者豈非食禮之盛於飲禮乎

或又謂特牲主婦獻尸以下有籩少牢不見有籩何也曰少牢有儐尸不儐尸之異正篇所陳室中事尸之禮祭畢仍儐尸於堂有司徹一篇是也主人獻尸以下略於室而詳於堂按有司徹主人獻尸四豆四籩二豆受尸酢亦二豆二籩主婦獻尸獻侑致爵於主人受尸酢以至與賓長衆賓相獻酬並有籩豆若不儐尸之禮自主婦亞獻以下亦並有籩豆然後知少牢爲有司徹之上篇自主人獻尸而下禮從其畧也

釋攻工記梓人祭侯祝詞

說文矦古文作厎從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後世加人作侯段氏玉裁曰爲人父子君臣者各以爲父子君臣之鵠故其字從人是也是侯之本字爲射侯而製其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則皆假借字也公假公私之公侯假侯侯者候也射布之侯以候王命伯假什伯之伯子假男子之美稱男假任功之丈夫王莽作任是先有射侯之侯而後有公侯之侯審矣攻工記載祭侯之

祝詞曰惟若甯侯毋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明明先有諸侯字以从厂者象諸侯以從矢者象集矢其身而後射者之布假借用之且爲之祝詞以儆其不屬王所之罪倉頡周公何其不仁若此也先王之於諸侯同姓則稱伯父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覲禮侯氏肉袒請罪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甯乃邦焉有以女呼之以射威之如攻工記之祝詞乎此必出於戰國暴秦人之所爲而攻工記與大戴氏俱誤收之無疑也史記曰萇宏設射貍首注曰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來者皆依攻工大戴而爲之說貍首不可攻或有取於貍步張侯之義未可知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已混射侯之侯與諸侯字爲一此朱子所以謂其難信也而況祭侯之祝辭其可信乎

鄭注鄉射記云侯人之形類也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注攻工梓人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炘按鄭君之言失矣孔子惡始作俑者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而用之孔子猶惡其不仁況象人而射之乎象人而射之不與於不仁之甚者乎

釋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

丙申歲吾友胡先生竹村主涇川書院講席余主旌德下洋書院講席過涇川信宿乃去其時竹村校閱儀禮集釋告余曰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鄭以南北之中解中堂以君行一臣行二解東楹之閒經文與字既無著而東楹下亦不

得安之閒二字蓋凡言閒者必有兩物對待而後可也惟儀禮集釋曰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閒凡敵者受玉於兩楹閒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覿受幣當東楹覿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覿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此解實勝舊說并告余以集釋一書在京師以制錢十千得之云云炘案儀禮凡言閒者皆據東西言之牖戶之閒戶西而牖東也房戶之閒房西而戶東也兩階之閒東階西階之閒也兩楹之閒東楹西楹之閒也棖闑之閒主君之大夫棖東而闑西聘君之大夫棖西而闑東也惟受玉在堂

之中東楹之西不得云堂楹之閒故特云中堂與東楹之閒鄭見儀禮中諸言中庭多據南北言之故亦以南北之中解中堂遂於下文與東楹之間五字不合竹村據集釋以正之然後經文與字之間字字字俱有著落其詳具載研六室儀禮集釋書後

又按儀禮釋宮載朱子全集六十八卷禫著中據中興書目以爲李寶之所作釋宮云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南北之中曰中堂歷引聘禮士喪禮注疏之說以申明之與集釋相反豈釋宮先成集釋後成而未之改與抑釋宮本係朱子之書而非寶之所撰與疑未能定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六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明堂

明堂之典禮有三一聽朔也一宗祀文王也一朝會諸侯也明堂之制度有二一爲廟室之明堂考工記月令所載是也一爲宮壇之明堂觀禮記司儀所載是也廟室有堂有戶牖爲天子聽朔宗祀之所宮壇之明堂築階築堂表門略具規制不備屋宇牆垣爲天子朝會諸侯及巡狩方嶽覲羣后之所參考經典明確可據自後儒惑於大戴記盛德篇之駁文或牽合宗廟或牽合路寢或牽合辟雍聚訟紛紛幾三千年不決甚矣其蔽也茲援正經考典禮述制度以

作斯篇

玉藻天子元端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注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鄭康成三禮目錄月令下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

右明堂聽朔

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按朱子此二語極精江都汪中述學明堂通釋中痛詆朱子此二語可謂無忌憚矣王炎曰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爲之也

詩周頌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序曰祀文王於明堂也朱子集傳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近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者也

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錢公輔曰今觀明堂之禮與散軍郊射被冕搢笏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公相武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舉非武王不能爲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右明堂宗祀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注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尺　九階注南面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注窗助戶爲八白盛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門堂三之二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注兩室與一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柱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注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矣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大戴禮盛德篇明堂月令孔廣森曰明堂月令者古明堂陰陽制度多合與周明堂赤綴戶也飾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篇名自赤綴以下引其文也所說獨用九室謂東西九仞考工記法籠文也南北七筵上圜程瑤田述中霤曰古者明堂圜其上以法天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圜其上者與為廇然之物以覆于上當如車蓋或如今之蒙古包如無柄傘下方九室十二堂孔廣森曰十二堂者堂各有左右个室四戶八个故合之為十二堂也室四戶戶二牖賈思伯曰見北史本傳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案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左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炘按以中央四正之室言之曰五室兼四隅言之曰九室又兼左右个虛

數言之曰十二堂其實一也

五經異義淖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右明堂廟室制度爲天子聽朔享祀之所在南門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大戴禮盛德篇訂譌

明堂者古之有也 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 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鄭駁異義曰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古制也按明堂爲九區中五室并四隅爲九正合以茅蓋屋上圜下方 按兩下屋上下長方四阿屋則上圜此一段論明堂制度與中段引明堂月令文合惟戶牖不合攷工古制依攷工記祇有二十戶四十牖與此不同 按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此句襲明堂位文明堂詳列諸侯之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按此句上無所承似故曰明諸侯尊卑位故曰

有脫簡 外水曰辟雍 按辟雍爲一漢世遂以奪句 明堂靈臺太學爲三雍宮也 南蠻東夷北狄西戎 按三公內諸侯之位俱不見忽數四夷之國其有脫簡無疑以上三句文氣俱不貫串 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三六一八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圜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 按此段與周制明堂多合詳見上 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 按此三句述明堂合非廟室之明堂然可見壇地之明堂在近郊三十里之上與淖于登所說廟室明堂不同地 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 注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也按後儒宗廟明堂同制本此 朱卿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 按孝經援神契尚書中候諸緯俱以爲堯時事牽以爲文王廟中有此瑞頗不合 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 見晏子春秋 此天子之路寢也 按此句與上文不接上方說明堂即似未可信 文王之廟又侈言祥瑞並無一言及路寢忽曰此天子之路寢也必有脫簡無疑 不齋不居其室待朝

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按此三句指路寢言然與明堂無涉李惇曰盛德篇貽誤後人者有五既云明諸侯尊卑又以爲文王之廟遂啟杜氏訓明堂爲祖廟之誤一也又以爲天子之路寢遂啟鄭氏大寢明堂同制之誤二也又云外水曰辟雍遂啟蔡氏明堂辟雍爲一之誤三也朱草蒿宮近於夸誕適啟後人封禪祥瑞之侈說四也有天災則飾明堂更涉矯誣見盛德篇首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適啟後世土木厭勝之邪說五也

右辨盛德篇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前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南面東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逸周書明堂篇大會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羣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前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右朝會明堂

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

右方嶽明堂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王巡狩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注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

大戴禮朝事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乘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內外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

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金榜曰所謂
合諸侯之明堂於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於明堂位
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又曰此爲壇爲宮謂
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
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於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
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炘按朝事義所述壇壝與司儀
覲禮合所說面位與明堂位大戴明堂篇合則朝會諸侯之明
堂非廟个之明堂矣又逸周書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墀上張赤
帟陰羽天子南面立下所列之位雖與明堂位不同亦足爲朝
會諸侯皆壇壝爲宮之證

大戴禮盛德篇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注淯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按淯于登韓詩說所云皆廟个之明堂七里之內聽朔宗祀畢事可反國中此壇壝明堂則在三十里近郊鄭康成爲春東夏南秋西冬北理或然也金榜曰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嶽之下會諸侯爲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爲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並主其說

右明堂宮壇制度爲天子朝會諸侯之所方嶽亦有之在近郊三十里之地

附書玉藻正義後

蔡邕以太廟靈臺辟雍明堂爲一處異名同實詩正義引盧植顧子容賈逵服虔並同此義袁準正論辨之詳矣其畧曰明堂宗廟太學事義固各有所爲而代之儒者合

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四俘截耳瘡痍流衆學處焉饗射於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人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鬼神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鄭元則謂太廟路寢明堂雖異地而宗廟之中所能容也　鄭元

同制考工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見其同制又玉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太廟在庫門內之左路寢在路門內明堂在國之陽較蔡說爲有條理然天子路寢見於書顧命太廟見於儀禮覲禮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禮諸侯之路寢見於喪大記何嘗如明堂之制魏書李謐之論尚書顧命篇曰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云大貝鼖鼓在西房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注云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此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個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禮書陳祥道之辨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豈其然乎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房矣儀禮釋宮李如圭之說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宮室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有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曰設斧扆綴衣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間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誠哉高密之諍臣也然鄭君同時高第弟子早疑其說其見於玉藻正義云鄭注太廟路寢旣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

廟而記云几俟於東箱者鄭荅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酆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服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云几俟於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太廟如文王廟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案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篆云路寢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於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裸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如明堂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曰平王微弱不復如明堂也據疏所引是以顧命之路寢爲未有天下之制覲禮之祖廟爲記者之誤說王風之路寢爲東周不能如禮制僅可據者一斯干之路寢而又出於鄭箋非經文之有實證然則鄭注之不足據亦明矣在沖遠依注作疏不韙鄭氏之意已反覆抑揚見於言表後儒承先儒辨

明之後何難翻然而悟其失乃惠仲孺棟見明堂大道錄金輔之榜見禮汪容甫中見述箋學孫淵如星衍見古合諸儒必推波助瀾宮考以證成蔡鄭之說非所謂甯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者哉

附書隋書牛宏傳後

疑攷工記明堂之制太狹始於北魏李景伯而隋之牛里仁辨之尤篤里仁曾上明堂議曰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曰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四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燕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堂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味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入反坫揖讓升降亦已隘矣據鄭所說近是不然炊案里仁之說足正鄭君廟寢與明堂同制之謬惟謂明堂享祀不足行禮尚沿鄭君五帝同享之文鄭君誤考經止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並無五帝同享之文鄭君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之言本於援神契帝命驗諸

緯何足爲憑二筵之室享帝配王神位僅二有何不容太室東西尙有青陽總章二室犧牲俎豆之設綽綽有餘比之廟寢之左右房無不足也四尺五寸之階豈有不足席工之理明堂昭儉豈如後人之廣屋大厦以誇宏博之規哉江氏永曰東西九筵以爲廣南北七筵以爲修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修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半之地（按江氏以凡室二筵之蓋以爲左右房宗祀文王陳豆籩專爲四隅之室言之）而此經畧之也（按明堂無房江說似失之）王不可無房故太室旁宜有房者至明堂隨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卽返室堂迫狹羣臣在堂下可無嫌也李氏惇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也會同之時諸侯皆列堂下（按李氏混廟室之明堂爲一故云然其實非也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不過崇朝而反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于郊爲文于廟爲質非如禘祫之制有事神於室之禮也自漢以後宮室日侈繁儀日盛李景伯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以律三代不亦過乎二儒之說洵足以申古制而祛衆疑論明堂者勿以攻工爲不足信也

釋天子七廟

天子七廟之制漢韋少翁與劉子駿異議少翁據喪服小記而立四廟謂周以后稷文武爲不毀之廟兼四親廟而爲七其在元帝時與將軍列侯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

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按今見喪服小記祭義無此文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此韋少翁之議也劉子駿則以天子七廟乃常制文武世室不在七廟之中其在哀帝時與太僕王舜奏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此劉子駿之議也班孟堅漢書韋傳末引其父叔皮之言云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可偏定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鴡矣是學者信劉疑韋漢時之論已如此炘按少翁之議蓋承詔旨有爲而言之漢自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祖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

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宗祖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故元帝時貢禹奏親盡廟宜毀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未及施行永光四年迺下詔先罷郡國廟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云云韋少翁等承立親廟四之詔旨遂援小記而立四廟之文以爲天子七廟并始祖二世室數之以救漢時立廟之濫并謂天子始祖廟亦毀四親廟以次迭遷而不自知其言之過激劉子駿援據經義以正其失厥功偉矣考王制穀梁傳以外言天子七廟者尚多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或以古文爲僞書然御覽五百三十一卷引尚書逸篇與此合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荀子禮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故唐會要岑文本云載籍紀七廟者多稱四廟者寡穀梁王制祭法禮器書咸有一德並云七廟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按馬融袁準亦主七廟王氏應麟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以其文散見於傳記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然

則喪服小記四廟之文實孤證不足爲據云吳幼清禮記纂言依劉原父而立四廟之上當有脫簡之說以大傳諸侯及其太祖六字補之謂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謂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按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闕文者是也今以大傳之言補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廟爲四親廟也

釋大夫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與諸經傳皆不合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太祖者諸侯以上始有之大夫之高祖非君賜不得祫何論太祖也子夏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是太祖者諸侯之所得及非大夫之所能上干也祭法曰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與大傳及喪服傳合足以正王制之誤鄭注王制以大夫太祖爲別子始爵者及注祭法不引王制一字但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此對下庶士以下無祖考言非謂其無祖考者庶大夫有有祖考者有無祖考者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是鄭意以祭法爲定制大夫實無太祖之廟故鄭志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此二句今祭法注無程氏瑤田謂今注爲定本與原注又別按此二句是斡旋王制之注後以祭法所記實勝於王制故刪之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

鄭荅云祭法周制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炘按王制直後世儒者之誤記非以夏殷雜也古者大夫不世爵何太祖之有大夫而有太祖之廟是與諸侯無異矣周末大夫僭禮公廟且設於私家則有太祖之廟乃其常事然不可以爲訓王制之云證以祭法大傳喪服傳其爲誤也審矣

鄭以大夫太廟爲別子始爵者正義云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太祖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太祖也炘按大傳之言祖非指廟言祖始也謂此別於諸侯之子受爵命爲大夫自茲以至百世皆以此一人爲始故曰別子爲祖下云繼別爲宗宗主也言繼別子之嫡子乃百世兄弟之所主故曰繼別爲宗非以祖爲太祖之廟宗爲大宗之廟也下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謂有百世不遷之大宗非謂有百世不遷之太祖也別子爲大宗之所始一世繼別子者立別子爲考廟二世繼別子者立別子爲王考廟三世繼別子者立別子爲皇考廟四世繼別子者遷別子於壇五世繼別子者又遷別子於第一壇自後繼別子者別子之第一世子遷而別子不遷永遠於壇而祭之此祭法之義也若以別子爲大夫之太祖與諸侯天子之有太祖同恐先王制禮不若是啟僭越之甚也宗法自宗法祖廟自祖廟何得比而同之

釋大夫士廟主

大夫士宗廟無主許叔重鄭康成咸有其說始則晉徐邈辨之

繼則魏王懌辨之學者皆知大夫士無主不足憑其實叔重康成亦參疑義未嘗堅持無主之說也通典引五經異義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又文獻通考引異義云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荅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此許君大夫士無主之說祭法鄭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又通典載鄭駁異義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東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結茅爲菆周禮小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此鄭君大夫士無主之說

是以晉徐邈辨之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何休解詁宗人與此不同徐邈所引之注未知所出後漢河王懌亦用攝斂神主之說）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大夫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檀弓埋重則立主今士大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見通典魏清河王懌辨之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

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謂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按逸禮今無考）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斂神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見魏書禮志）以上徐王二公之辨博而篤矣然許鄭雖云大夫士無主實亦尚參疑義以俟後人之

論定許君說文解字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又通典引異義云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許愼據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曲禮正義引異義云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愼謹按左氏說與禮記同是許君雖用公羊說大夫士無主而仍不廢左氏說有主之義也鄭注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云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

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其以幣告之乎賈疏無正文故云乎以疑之又注郊特牲直祭祝於主云謂薦熟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又注特牲饋食禮祝在左云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是鄭雖用大夫士無主之說而亦未嘗不疑其有主其見於禮注者已不一而足矣炘按大夫士廟中有主散見於傳記遺文者甚多左傳衞孔悝反祏於西圃證一公羊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證二何休公羊傳文二年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注引士虞記云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證二說文解字祏下一曰大夫以石爲主證四魏王懌云饋食設主見於逸禮證五卽無此五證以孝子之情推之先王旣體大夫士之孝心而許其立廟其廟以爲尊卑之別者在

追祭之遠近禮數之隆殺斷不系於主之有無明矣許鄭二君未定之論學者無固執可耳

學禮管釋七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端侈袂

端者對侈袂言之也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衣袂屬幅廣袤與之等故謂之端說文作褍云衣正幅鄭注司服云端者取其正是也衣長二尺二寸袂長三尺三寸半而益一侈大於衣故謂之侈袂侈說文作移云衣張是也考之禮男子之服皆端婦人則侈袂五袪之服皆端弔服則侈袂其見於經者晝然不紊此其別也樂記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注云端元衣也疏云凡冕服之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故稱端是五冕服皆端也朝服元端同衣而異裳故禮朝服亦稱元端論語云端章甫鄭

注云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是朝服元端皆端也爵弁服與冕異冠冕衣元衣而纁裳韋弁服韎布衣而素裳皮弁服白布衣而素裳冠弁服卽朝服緇布衣而素裳左氏昭元年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是弁服皆端可知故曰凡男子之服皆端也婦人之服不多見唯見於內司服其與男子異者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故王后之服有衣無裳其異一男子之冕服九章婦人之褘褕闕三服但刻繒爲狄而已其異二男子之五冕朝服元端皆元衣皮弁白韋弁綠息蜡服黃無青赤二色婦人則褘衣元褕狄青闕狄赤鞠衣黃展衣白穜衣黑各備五方之色其異三至於婦人之袂無明文惟少牢禮有主婦被褕衣侈袂一語鄭注云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鄭注追師又云侈褖衣之袂綃言其質褖言其色其實一也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蓋康成司服注士服皆端大夫以上侈袂之說皆緣少牢主婦衣侈袂一語推出而因以及於男子不知冕弁朝服皆有端名何嘗有大夫以上獨異於士之文求之經典實無左據竊意婦人之服連衣裳爲之凡連衣裳者皆不得謂之端故其袂皆侈大與男子異其制僅見於少牢一篇少牢與特牲皆朝服祭主婦同服綃衣特牲言綃衣少牢言侈袂互文見義明大夫之妻亦綃衣士之妻亦侈袂婦人之服無不如是與男子相變似得其實故曰婦人則侈袂也喪服記曰衰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祛尺二寸雜記曰端衰無等是五衰之服皆端也雜記又曰凡弁經其衰侈袂注云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

其衰裒也總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是弔服侈袂也竊意端正方質也侈袂則大之文也男子質婦人文以是相變五衰服質弔服文亦以是相變證之經典一一脗合任氏大椿附會鄭說謂吉凶服皆大夫以上侈袂侈袂而猶稱端但據衣身廣長皆二尺二寸言之孔氏廣森不依鄭說另立一解謂吉事則冠冕之服皆端弁服侈袂凶事則喪服端弔服侈袂求之於經皆不能合也

釋深衣對襟

婺源江愼修氏著深衣攷誤近世通儒皆宗其說惟同邑董茂才彥輝作辨正以糾之其好勝之見誠所不免余最喜其論對襟之制云經明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又實之曰抱方如

江氏左襟掩右之說則抱邪而不抱方矣余向亦疑掩襟之誤因作此以釋其義

古服皆作對襟無掩襟者深衣篇云曲袷如矩以應方後漢書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注云頸下施衿領方正學者之服也爾雅衿謂之袸注云衣小帶郝氏懿行義疏云衿當作紟說文紟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紟結帶也經典衿紟通又後漢書儒林傳服方領注云直領也是古者方領對襟一直而下有衿以系之至後漢時猶然也

爾雅衣眥謂之襟說文眥目匡也襟取眥名者言兩襟對開亦如目匡之對開也古人命名之精如此淮南齊俗篇云隅眥之削隅謂方領眥謂對襟皆削布爲之詩正義引孫炎云衣眥衣

領之襟襟又與衿通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是也如作掩襟則爾雅衣眥之訓不可解矣

深衣以單布爲之夾者曰中衣有棉者曰繭曰袍裘曰褻衣皆與深衣同制雜記繭衣裳注云若今大襦也晉書夏統傳服袟襦音義引字林云連署衣也釋名襦屬也衣裳上下相連屬也一曰襜褕說文直裾謂之襜褕玉篇裾衣裒也步報切今作抱裒衣前襟郎襟字也說文裒裒也郝氏曰衣之前襟可裹裒物故謂之裾裾言物可居也郭注爾雅言後裾非是炘案直裾郎直襟直襟郎對襟襜褕也袍也深衣也古今異名深衣之作對襟許叔重言之明確如此

玉藻緇爲袍任氏幼植深衣釋例云鄭注喪大記云袍褻衣蓋袍爲深衣之制燕居便服故曰褻衣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按郎深衣之短無婦人以絳作衣裳上下連四角施緣亦曰袍義亦然也按婦人不殊衣裳與男子深衣同廣雅直衿案衿郎領也爾疋補作領謂之幅袒飾裒明袍長襦也王氏念孫疏證云急就篇注長衣曰袍下至足跗短衣曰襦自腰以上其似襦而長者特別之曰長襦直衿亦作直領釋名云直領邪直而交下按邪直而交下者謂爲邪直之形而交互於頸下至於襟也亦如丈夫服袍方也方言袒飾謂之直衿晉灼云婦人初嫁時所著上下直衿也炘按袍也袒飾也裒明也長襦也皆不殊衣裳與深衣同制特隨時隨地而異其名耳婦人亦不殊衣裳與深衣之制同觀釋名方言所云則深衣之不作掩襟彰彰明矣

深衣之領爲四角每角二寸四角共八寸經所謂袷二寸鄭注喪服所謂濶中八寸是也四角成矩形故曰方領其著於項角尖相對故又曰曲袷又曰邪領自項一直而下連於對襟故又曰直領或曰直袷爲顏氏家訓所謂邪領下連於衿是也

釋司服裘冕

春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祀天言裘不言衣五冕言衣不言裘皆互文也二鄭謂大裘卽黑羔裘則五冕之裘同用黑羔可知矣冕服莫大乎衮則祀天用衮可知矣何以明之服各因乎其時冬至祀天服裘祀五帝不皆服裘五冕之祀通乎四時有衣無裘殊爲不備故知此節互文見義也郊特牲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衮以祀天禮有明文康成以此大裘而冕爲襲元衣故以郊特牲爲魯禮不知特牲明曰王被衮以象天則非魯禮明矣明乎此節之爲互文則知特牲被衮之確而羣疑可釋也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亦舉祀天以包羣祀非謂王之服惟祀天有裘也

釋三夫人闕狄

內司服掌皇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玉藻王后褕衣夫人揄狄鄭注云夫人三

夫人及侯伯之妻也與司服注不合賈疏云婦人之服有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婦三夫人當服闕狄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闕狄若三夫人從上向下差之則當揄狄其服不定故總云乎以疑之也炘案司服之注爲是昏義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三公執璧與子男夫人同服闕狄矣三公之妻服闕狄則三夫人闕狄可知且喪大記云世婦以禫衣向上差之九嬪鞠衣三夫人闕狄尤其顯證玉藻夫人揄狄仍專主侯伯之妻言而三夫人闕狄斷以司服注爲定論無疑

釋侍君食

君前侍食之法散見於士相見禮玉藻論語諸篇侍食與禮食不同禮食則公食大夫禮是也侍食卽與君燕食三經所記是也侍食又有客不客之分客之近於禮食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純是燕食有膳宰嘗食以是爲別周禮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是王平常燕食必有膳夫嘗食也又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是與賓客禮食膳夫不嘗食也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疏云謂君與臣小小禮食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大夫是也　飯辯嘗羞飲而俟論語云君祭先飯以上三經皆君賜食而客

之之禮也凡君賜食臣皆不祭客之則有祭法然必君命之祭然後祭士相見論語不言者文不具也君祭先飯徧嘗膳者謂無膳宰嘗膳則臣先嘗之注所謂示爲君嘗食也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飯俟君之食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也是皆君客之之禮也士相見又云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玉藻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疏云此謂得客者也以上二經皆君不客之之禮也君不客則有膳宰嘗食故已不嘗食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末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卽食也此食亦謂黍稷不及庶羞但食黍稷畢卽飲而俟也玉藻又云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云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考之而君賜食之禮始全矣

釋各以其物

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周禮司常大夫士建物制無異同疏家遂謂雜帛之物雖同而旌旗之杠則異引禮緯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解之按禮緯之言不可信古者建旗於車九仞者六丈三尺鄭注七尺曰仞七仞者四丈九尺五仞者三丈五尺皆非車所能建車建酋矛二丈於斯爲至矣射禮倚旌侯中天子九十弓之侯繅高二丈九尺焉

能倚六丈三尺之旌乎又獲者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旌杠六丈三尺非一人之力所能舉之偃也禮緯之說不可通矣竊意古者旌旗長短之制不傳旒長八尺僅見於爾雅士銘旌三尺見於士喪禮餘皆無文或大夫士之物雖同而物之長短或異與若以九仞至三仞之杠解之未見其能合也

釋士旅食

儀禮燕禮大射有士旅食鄭云旅眾也士眾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疏云謂未得正祿者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皆正祿此則未得正祿云所謂庶人在官者所謂王制文故王制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徒五人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此其說甚明乃後人多生異義盛氏世佐謂士旅食卽周禮之旅下士吳氏廷華謂宮伯所掌之士庶子無祿給稍食者胡氏匡衷謂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皆於經無證揣諸儒不信注疏之意一則以府史以下不得稱士按王制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史以下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注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是府史等得稱士之證一則以府史職卑不得與諸臣相獻酬按士冠士昏之有司鄭皆以府史以下解之其服元端與主人同其賓主迎送揖讓與敵者同非如後世之吏長官以奴隸視之也漢人以吏起家爲大官者甚多猶有古人遺意此古人養羣吏之廉恥而三代之吏不至如後

世之舞文弄法也鄭注王制庶人在官者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諸侯者注燕禮云士旅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注大射云士眾臣未得正祿謂庶人在官者以王制庶人在官申明上句未得正祿斯爲的解也又趙岐注孟子大國節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古庶人在官有功則命之爲士如舉於晉國管庫之士即其證注耕者節云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中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斗食佐史即府史之屬是趙亦以府史之屬解庶人在官胡氏匡衷必謂兼不命之士非也

釋與爲人後

夔相延射之詞以與爲人後與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並斥萬

氏斯同疑其不倫謂後字當是役字之訛蓋未知與爲人後者之禍實覆人之宗而滅人之祀也鄭注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不如徐氏師曾與干也與爲後有所利而干求之說爲確公羊襄六年春秋書莒人滅鄫陸氏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陸氏蓋徒見何邵公解詁云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云云遂以爲罪在鄫子而不知鄫子之立莒公子實莒人利其土地脅後夫人而求之也襄五年經書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

魯襄公母定弋鄫女蓋世子巫之姊妹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巫爲襄公之舅姊妹之出也莒齊人也據經文鄫子之立莒公子乎晉也解詁曰殆疑疑讞於晉也語按殆危也謂告危於晉晉襄公以告危於晉晉人又不救之實莒人脅之鄫世子巫因魯襄公之舅姊妹之出也故六年遂書莒人滅鄫滅人之祀與賁人之軍亡人之國同科故嬰相延射之詞相提並斥聖人之爲萬世慮至深遠也或曰異姓而與爲人後其於所後之家有覆宗絕嗣之禍若同姓而與爲之後不過貪其財產耳何至與賁軍亡國並稱是又不然凡爲人後者必以尊服服之既爲所後之父母服尊服則必絕本生之斬衰而降而服期夫爲人子者之絕本生之斬衰是父母未嘗有是子而子亦永不有其父母較之賁軍亡國殆又甚焉屏而黜之使不得與於觀德之列不亦可乎或又曰儀禮有

爲人後之文後世之名世大賢爲人後者亦多矣以子之說繩之不皆賁軍亡國之徒哉曰儀禮之爲人後專以大宗言之後世宗法不立不得已而立後或父命之或君命之未嘗不可若稍存求利之心是孔子之所謂與也宜爲少有良心者之所不忍出矣

釋犧尊象尊附

以犧尊之犧爲牛自阮諶三禮圖始阮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形而王子雍實之王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宋宣和博古圖再實之蔡絛云徽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解說殆有可哂者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於是說犧尊者皆以爲作牛象形康成阮諶之說盡臆度耳

牛尊矣考古人無有以犧爲牛者犧卽羲也大皞伏羲氏以能

服義牲得名後人加牛作犧故賈逵說犧非古字見說文張揖字詁義古字見書序釋文又易繫辭釋文包犧本又作義書孔序釋文包犧本又作義管子封禪伏犧作宓義皆明證也凡經典中之犧乃牲之總名不專指牛說文犧宗廟之牲也从牛羲聲漢書司馬相如傳犧雙觡共抵之獸注引服虔云犧牲也吕覽行論宋公肉袒執犧注云犧者牲也此皆訓犧爲牲之總名也又純者曰犧詩閟宮享以騂犧傳云犧純也書微子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傳云色純曰犧曲禮天子以犧牛注云犧純毛也莊十年左傳犧牲玉帛注云犧者牲之純色也此皆訓犧爲純色之名也故不特獸謂之犧雖禽鳥亦謂之犧昭二十五年傳服注云三犧雁鶩雉也又昭二十二年傳云雄雞自憚其犧若以犧尊爲牛尊則經傳中之犧字何以不專屬之牛乎阮諴之圖本是臆說太和中所得之器未必卽古之犧尊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陳祥道云虞氏尚陶故泰尊瓦則山罍亦瓦矣商人尚梓故著尊木則犧象亦木矣莊子天地篇云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子俶眞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雜之以青黃是犧尊之中數百年則必鑄金爲之以木明甚齊子尾送女之器埋於地古之犧尊非也宋徽宗好古器安知人不僞爲犧象二尊以欺之是皆不可信也犧从牛羲聲羲从兮義聲義从羊我聲皆歌部中字犧尊周禮作獻尊獻古讀爲儀伏生尚書民儀有十夫古文尚書作民獻咎繇謨古文萬邦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皆作黎儀儀義同部獻儀一聲之轉明堂位正義引鄭志云犧讀爲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聲之誤耳詩閟宮云犧尊將將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周禮司尊彝其

朝踐用兩獻尊鄭衆注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明堂位尊用犧象鄭注云犧尊以沙羽爲飾合毛氏兩鄭之說核之則犧尊爲羽毛之飾鳳皇翡翠皆羽毛之類其斷非牛審矣王念孫曰高誘注淮南子云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云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云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云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後鄭云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雕文刻鏤之義斯可謂善法古義者也

象尊先鄭有二說一曰飾以象骨司尊彝其再獻用兩象尊鄭衆注云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是也後鄭則專主象骨之說明堂位尊用犧象注云象尊象骨飾之是也今雖無以見其必然然詩君子偕老象服是宜毛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鄭箋云象服謂揄翟闕狄也揄翟闕狄皆刻繪爲之形而采畫之以爲文章則先鄭所謂象鳳皇者其與象服類與又儀禮燕禮洗象觚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則後鄭所云象骨飾尊者其與象觚類與若如子雍之說象尊全爲象形鑿其背以受酒則象服象觚俱不可解矣總之尊質以木非鎔金之堅故不得流傳於後世然先儒注解遠有傳授若以犧象之尊全爲牛象之形則斷斷其不然也

釋祭先脾祭先肺祭先心祭先肝祭先腎

特牲少牢之禮惟有祭肺心載所俎而不祭主人獻尸始有肝非正祭所用其脾腎不登於俎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於周制無所見蓋秦俗也脾屬土肺屬金心屬火肝屬木腎屬水此五藏一定之位月令祭脾於春祭肺於夏祭心於季夏祭肝於秋祭腎於冬惟冬水位腎亦水位相合餘皆易位古文尚書家遂以爲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皆本月令爲說揚子雲太元云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又從古文尚書之說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心下云土藏也博士說以爲火藏先古文說後今文說肺下云金藏也元應書作火藏脾下云土藏也肝下云木藏也又全用今文說似兩存之以待後人之論定其著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文尚書合許氏先著異義後著說文異義主古文而說文則兼用今文是一人之書未有定見如此高誘知古文說斷不可通而今文說又不能解月令其注呂氏春秋祭先脾云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肺云肺金也祭祀之肉先進肺用其所勝也一曰肺火藏自用其藏注祭先心云祭祀之肉先進心心火也用所勝也王氏引之曰勝當爲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肝云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所勝故先進肝一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注祭先腎云祭祀之肉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白虎通曰春祭所以特先

脾者脾者土也春木旺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高氏注本此而微有不同按用其所勝之說但可解脾肺肝三祭而腎用本藏心既不用所勝又不用本藏牽强傅會實不可通惟康成之注月令斥去古文尚書之說一字不用而以五藏之上下配之其注孟春祭先脾曰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注孟夏祭先肺曰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注中央祭先心曰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注孟秋祭先肝曰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肝爲尊也注孟冬祭先腎曰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其駁五

經異義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闕書古文之說而用今文之說以明月令祭之次第在乎牲體而不在乎五行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肺心在鬲上肝腎脾實在鬲下而正義所引肝在鬲上與醫經不合惟日本國所傳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鄭駁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

肺按肺下秋祀門按腕其祭也先肝後肺脫肝字秋祀門肺心冬祀行十一字其祭也先腎後脾月令注春祀戶云制脾及腎爲俎祭肉三脾一腎再夏祀竈云制肺及心肝爲俎肺心肝各一祭中央祀中霤云制心及肺肝爲俎祭心肺肝各一秋祀門云制肝及肺心爲俎冬祀行云制腎及脾爲俎祭腎一脾再凡此之祭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又曰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較正義所引較詳而肝在鬲下亦足以證疏引之誤耳

釋九門

月令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又是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他經中無言九門者惟此有之鄭注云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孔沖遠知其說之不可通其正義云自皋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地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其翰旋之迹如此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云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按高解九門專以城門言之似較優於鄭然東方生氣之門反舍之而不數又九門磔攘所以畢春氣東方者春也何以爲磔攘之所不及其不可通明甚吳幼清謂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敢由其門而出不待此月始禁其餘九門則得出但此月則禁耳變高氏之東三門爲南三門其弊亦與高氏等陸佃謂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是又以經緯之涂爲九門益支離不可依據矣竊意此九門斷不可以周制解之月令一篇蔡伯喈雖謂取於周書非呂不韋作然其

中雜秦制者甚多鄭氏目錄所謂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也正義亦云周無太尉惟秦官有太尉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故九月云爲來歲授朔日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路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事然則周之城門每方各三共十二門見於攷工記者甚明月令所稱九門其爲秦制無疑必欲以周制解之斷無有合焉者也

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曾子問曰皆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鄭君於弗取而后嫁之無注陳雲莊因疏有別娶之文遂注云壻經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陳整菴困知記曰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別娶耶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忍遽爾從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婚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炘案整菴之言大有功於倫紀詳繹壻弗取而后嫁之句與上女氏許諾者天諾而弗敢嫁句兩相呼應壻遭親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者天下無喪中成婚之禮故許諾之禮也壻免喪祥禫女氏往請壻

以新免於喪未忍卽吉故壻弗取之亦禮也女氏許諾之後以
婚禮旣有成議豈宜中更禮云有故二十三而嫁故弗敢嫁者
禮也壻弗取者以祥禫未忍成婚禮云吉祭而復寢俟吉祭之
后女氏再請壻卜吉日親迎女然后嫁之亦禮也嫁之者仍嫁
於壻也豈有女俟壻壻俟女俱三年之久而別娶別嫁者乎古
書簡奧後之人但就文解釋致有傷倫紀之大關繫豈淺鮮哉
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鄭注云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治事處疏云九卿之九
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按人君每日於路門外視朝謂之
治朝亦謂之正朝揖諸臣畢入路寢聽政謂之內朝君旣入卿
大夫各朝屬吏於路門之外左右室之中 諸侯不必有九室左右各有治事之所

君使人視羣臣羣臣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一定之制也此朝
卽羣臣治事之朝仍屬於公不屬於私其家之私朝則未入君
朝前已先視之亦揖而退不及議事如人君之治朝玉藻所謂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是也古者天子諸侯三朝向下
差之公卿大夫當有二朝然援此以解國語之二朝則又有別
魯語曰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及寢
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乎
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按神係君之譌事於內
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
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敢大夫
之視家朝在未辨色之前公父文伯之母婦人也不應於斯時

而至康子之家又論語記冉子退朝而晏康成云退季氏之朝於禮私朝畢乃入公朝斷無退朝而晏之事意者春秋之末大夫於公所之朝奉行故事其政皆議於私家而家之私朝必在退公朝之後而公父文伯之母適以是時而至康子之家而冉子因以有退朝之晏也觀魯語云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以其私朝之事爲政開口便露孔子致仕之後吉月必朝公政皆得與聞及孔子退朝冉子又朝於季氏之家遲之久而后歸故孔子有何晏之問此可推以情事而知者也韋注魯語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援據雖確竊以爲季氏之家朝非玉藻辨色前之朝乃左右室既朝而後復朝於季氏之家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八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喪服義例

賈苕洲疏喪服分制服之義例三等曰正服曰義服曰降服其說往往自相抵牾黃直卿謂降服見經傳而正與義服無明文炘按禮記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則服之有恩有義彰彰明矣正服可與降服對不可與義服對蓋義服亦正服也豈有臣爲君之義斬而非正服者乎喪服傳又有親服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

衆臣爲其君同上　妻爲夫親服傳曰　妻至親也　妾爲君同上雖不得體君而親同也

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加服

炘按斬衰服經傳十一條賈疏分爲正義二等續通解因之分正服九義服三臣服君三餘皆正服今擬定恩服二親服二加服四義服三

齊衰三年

父卒則爲母恩服繼母如母義服　慈母如母同上　母爲長子從服

傳爲所後者之妻加服記妾爲君之長子從服

炘按齊衰三年服經傳記六條賈疏惟有正服續通解分降服四父卒爲母雖降斬爲齊實非降服繼母慈母尤非　正服二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非今擬定恩服一義服二加服一從服二

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喪服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據兩書之義求之則門內之服上治祖禰皆恩服也下治子孫旁治昆弟皆親服也　加

服降服從服報服名服生服諸義例開元政和諸禮分正加降義四服而餘者未詳竊謂服傳之親服卽就恩服中而析之者其加服降服從服報服名服生服諸目又從恩義諸服中而析之者今不用疏家正服之名而就記傳所有者譜於各服之下以俟達者覽焉

斬衰三年

父恩服　女子子在室爲父同上　父爲長子加服　爲人後者同上

子嫁反在父之室同上　諸侯爲天子義服　君同上　公士大夫之

齊衰杖期

父在爲母（降服）妻（親服）出妻之子爲母（降服）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爲之服（義服）報（報服）

炘按齊衰杖期服經四條賈疏惟有正服續通解同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之云按父在爲母乃降齊衰三年而爲杖期當是降服今擬定降服二親服一義服一報服

一

齊衰不杖期

祖父母（恩服）世父母叔父母（親服又名服）大夫之適子爲妻（降服）

昆弟（親服）爲衆子（同上）昆弟之子（報服）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親服不厭降）

適孫（加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報服）女子子適人爲父後者（親服不降）繼父同居者（義服）

爲夫之君（從服）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親服不降）姑姊妹（報服）

此一條宜分讀上句就男子言爲父之姊妹己之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皆服本服期不降大功也下句就婦人言言姑爲姪姊妹爲昆弟亦報之以期也張纘若曰女子子不言報者爲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從服）祖父母（從服）妾爲女君（義服）婦爲舅姑（從服）夫之昆弟之子（報服）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親服不厭降）女子子爲祖父母（恩服不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親服不降此一節當分讀之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大夫命婦者服期蓋此數人正服期大夫降一等服大功大夫之子亦從父降服大功今竝爲大夫尊同不降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命婦者服期蓋此數人在室期因出嫁降大功大夫又降至小功今因爲命婦尊同仍服大功又因無主服期故大夫之子亦從父服期也以上皆以大夫人爲父母同上爲昆弟之爲父後者（親服不降）繼父同居者（義服）

之子顯大夫之服下云唯子不報者言大夫之子爲姑姊妹之無主爲命婦者服期姑姊妹亦報之以期女子子本當爲父期故曰唯子不報也亦以大夫之子顯大夫也　大夫爲祖父母恩服不降適孫加服不降爲士者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恩服不降

炘按不杖期服經二十二條賈疏分正義二等續通解去義服分降正二等今析爲二十六條擬定恩服四親服八義服二降服三報服四加服二從服三又附名服一

齊衰三月

寄公爲所寓義服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　爲舊君之母妻義服　庶人爲國君同上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同上　繼父不同居者同上　曾祖父母恩服　大夫爲宗子加服不降

舊君義服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恩服不降　女子子嫁者爲曾祖父母同上

炘按齊衰三月服經十一條賈疏皆義服續通解同今擬定義服六加服二恩服三

殤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降親服期一等　叔父之長殤中殤同上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同上　昆弟之長殤中殤同上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降報服一等　適孫之長殤中殤降加服期一等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降親服不降期一等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同上

炘按殤大功服經九條賈疏分降義二等續通解同爲大夫加服斬衰二等

之昆弟之子女子子是義其餘皆降今擬定降親服期一等者四降不降親服期一等者一降加服期一等者一降加服斬三年二等者二降報服期一等者一

大功九月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降服從父昆弟親服爲人後者爲其昆弟降服庶孫親服適婦親服不降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降服姪丈夫婦人降服報服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從服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降服公之庶昆弟親服不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降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從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降服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親服尊同不降

炘按大功服經十六條賈疏分正降義三等續通解同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其餘皆正今擬定降服八親服二不降親服一從服二

緦衰旣葬除之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

殤小功五月

叔父之下殤降長中殤適孫之下殤同上大功一等昆弟之下殤同上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同上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同上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二者成人大功其長殤皆降一等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同上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降長中殤大功一等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降成人大功一等　爲昆弟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同上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同上

炘按殤小功服經十一條賈疏分降義二等續通解同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其餘皆降今擬定降長中殤一等者六降成人一等者五

小功五月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親服父報名服　從祖昆弟親服　從父姊妹同上　孫適人者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降服在室降大功又降小功　爲外祖父母加服　從母丈夫婦人名報服　夫之姑姊妹生服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報服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降服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同上　庶婦親服　君母之父母從母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加服

炘按小功服經十三條賈疏分正降義三等續通解同與大功分正降義同釋　今擬定親服四名服一降服四加服二生服一從服一報服三

緦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親服　族祖父母同上　族父母同上　族昆弟同上　庶孫之婦同上　庶孫之中注云下字之誤殤降長中殤一等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降報服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降成人一等　外孫報服　從

父昆弟姪之下殤降長中殤降一等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降長殤降一等　從母之長殤降成人報服一等　庶母名服　貴臣貴妾義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服降服士爲同上　父之姑同上　從母昆弟名服　姑之子報服　舅從服　舅之子同上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降成人一等　夫之諸祖父母從服報服　君母之昆弟同上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降成人一等　昆弟之孫之長殤同上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生服傳曰以爲相與居室則生緦之親焉　乳母名服　從祖昆弟之子親服　曾孫蚓報服　壻同上　妻之父母從服　炘按緦麻服經三十二條賈疏分降正義三等續通解同今擬定親服八名服三降服十義服一生服一從服五報服七

釋若蔟氏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之號

十幹十二支古人但以紀日無有紀年月者夏小正二月丁亥萬人用樂易象辭先庚後庚先甲後甲三日詩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儀禮少牢日用丁巳其明著者也書春秋之紀載又咸備矣爾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皆以幹支爲號月明雖不明指十二支然郭注十月李巡注四月九月皆以建寅之支解之　疑出於春秋末年戰國秦漢文人之所增非三代周公之所命名也楚詞攝提孟陬大戴禮記用兵篇攝提失方鄒大失紀盧注陬聲誤爲鄒漢書劉向傳引作孟陬無紀越語至於元月韋注謂魯哀公六年九月吕氏春秋敘意篇歲在涒灘皆周末先秦人書也至漢人之篇章則用之不可勝數賈誼鵩單閼之歲說文後敘粤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史記厤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

提格月名畢聚則皆宗爾雅爲之又有不用雅訓徑用干支以趨簡便素問論運氣皆以甲子紀年王莽下書云始建國五年倉龍癸酉天鳳七年倉龍庚辰明年倉龍辛巳韓勅孔廟後碑青龍建酉西岳華山亭碑歲在戊午荆州刺史度尚碑龍集丁未皆變爾雅之繁重後世紀年家無不宗之求之三代周公之典實無是稱秋官若蔟氏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鄭注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竊以爲非也歲謂如左傳歲在星紀歲在鶉尾之類月謂如月令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之類庶乎得之逸周書周月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卽十有二月之號爾雅云四月爲余詩小雅小明二章曰月方除箋以四月爲余

解之又云十月爲陽詩采薇三章歲亦陽止杕杜首章曰月陽止箋俱以十月爲陽解之且申其義曰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似文王周公之時卽有四月爲余十月爲陽之稱按采薇云歲不云月小明杕杜皆兼日月言之詁經者取爾雅說詩非詩人詠四月爲余十月爲陽也

釋周禮閽人司寤氏及儀禮既夕記諸經言時

顧亭林謂古者皆以時爲四時其辨博矣然時不專謂四時亦有分日夜言之者周禮天官閽人以時啟閉注云時漏盡謂夜漏盡而晨則啟門晝漏盡而昏則閉門也儀禮既夕記觶俟時而酌注云時朝夕禮日出夕奠逮日古日未出二刻半爲晨日既入二刻半爲昏是晨昏之時校朝夕早遲又各二

刻半也秋官司寤氏掌夜時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見徧宏漢舊儀疏以爲戊亥誤不獨此也昭元年左傳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朝日出晝日中夕日入夜既晦也五年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人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昳日出隅中十二時解之以爲闕日出隅中者曠其位恐不然古晝夜漏共百刻此十時必分百刻爲十以十刻爲一時未必如後世十二時而曠二時不用也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麻書分旦至食爲麥食日入爲麻隋志曰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竊意左傳所謂十時大暑如此　至於以十二支分十二時不知何所起其周末戰國秦漢之間乎麻書云雞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　撫十二節卒於丑按平明寅也歷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而終於丑是十二節具矣十二支之分十二時始見於此溯而上之素問言寅時吳越春秋言時加於巳周髀經言時加酉加卯皆戰國先秦之書而許氏說文丑字解云丑紐也舉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申字解云申體自申束束舖時聽事申旦政也則漢人以支配十二時之明證也總之經傳言時所指甚廣必以爲皆指四時之時不指每日細分之時如論語開首一章之時習使執春秋禮樂冬夏詩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諸文解之其義不亦狹乎　皇侃云學有三時一日中時最爲明晰日中時卽每日細分之時也一身中時一年中又閻人司寤氏既夕記諸經言時皆約畧計之惟左傳十時最密古無十二時祇有漏百刻分而爲十各得十刻無畸零秦漢

以後既分十二時故漢哀新莽以百二十刻爲日亦每時十刻不得以增古刻二十刻而議之也後世用十二時而仍古百刻於是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二分見困學紀聞因宋王逵蠡海集由是有大刻有小刻之名不如整數之爲簡便矣今世鐘表亦分十二時每時八刻共九十六刻不用古百刻之法猶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改用三百六十度整數此後人之巧勝於前人者也

釋正歲年以序事

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炁謂不然夏人名歲取歲星行一次之義周人名年取禾一熟之義於建寅建子皆無所關涉然夏數得天周雖以建子爲正而勢不能廢故周禮於建寅之月曰正歲於建子之月曰正月正歲以序事者如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濛宰夫正歲則以濛警戒羣吏內宰正歲均其稍食諸事皆正之而頒於官府都鄙也正年以敘事者如大司徒正月之吉縣教象之濛于象魏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濛以攷其德行道藝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諸事皆正之而頒於官府都鄙也至於中數朔數無論建子建丑建寅三正皆必本之以成月每月一而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

在朔則前月閏此氣盈朔虛一定之法焉有以中氣屬歲朔氣屬年之理且周以建子爲正月必大雪爲朔氣冬至爲中氣不得以建寅正月之立春爲朔雨水爲中也以建丑爲二月必小寒爲朔氣大寒爲中氣不得以建寅二月之啟蟄爲朔春分爲中也推之匝年十二月無不皆然鄭因下有閏月詔王居門之文遂有中數朔數大小不齊正之以閏之說竊以爲於經不合也

釋十有二歲

周禮馮相氏保章氏皆言十有二歲者歲星也歲星每年行天一次故謂年爲歲天凡十二次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故謂之十有二歲在斗曰星紀女曰元枵危曰娵訾奎曰降婁

胃曰大梁畢曰實沈井曰鶉首柳曰鶉火軫曰鶉尾氐曰壽星心曰大火箕曰析木凡左傳中所紀皆是也古無以干支紀年之事自春秋之末戰國以後始以干支紀年謂年曰太歲（太者大也）歲大於月日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故謂年曰太歲

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已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黓癸曰昭陽而謂之歲陽支數十二太歲在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而謂之歲名史記索隱作歲陰淮南子又曰太陰爾雅所紀是也歲陽歲名錯綜紀之六十年周而復始漢人言太歲皆主太陰以配十二歲之歲星故歲星太歲往往混淆不知爾雅太歲兼歲陽歲陰言之取古人六十甲子紀日之法以紀年月不專主太陰十二辰也太歲在地

者也歲星在天者也周禮者周公之所作不知後世歲陽歲陰之稱故言歲必曰十有二歲皆據歲星言之鄭氏習聞爾雅之說注馮相保章俱以太歲釋歲星注若族氏以爾雅攝提格至赤奮若爲歲星之號失其傳也久矣

自漢人合歲星與太歲爲一後世遂謂太歲者歲星之神見三禮義宗元人始祭於太史院明初勑祀太歲禮臣議曰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惟元有興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是以壇之制於古無稽案說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天神明矣鄭康成雖以太歲注十有二歲然尚行於地未嘗卽以太歲爲天神應照社稷壇築造差爲減殺詔可見餘冬序錄　炘案五緯之名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

古無稱木星爲太歲者說文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宣布陰陽十二月一次从步戌聲何嘗謂木星爲太歲明禮臣不學無術私增說文以迎合太祖之意不亦誣乎

歲星在天一年一次十二年一週天此其大率也其實歲星行天一次而有餘故古人有超辰之說而服虔以爲龍度天門歲星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爲天門　蓋術家以周天十二次次別爲故以歲星跳辰爲龍度天門

百四十四分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歲星行一次外剩得一分故推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而超一辰一千一百七十二年一大周而超十二辰按此亦據大率計之漢人不知歲差但就歲星每年行一分其超辰年數如此其實恒星東移宮次漸離其所則歲星之每年多行一分者積久遂不止一分故唐志五星議曰太初三統厤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閒事大抵皆合驗開元記注差九十餘度皇極麟德厤

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閒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可見一百四十四年超一辰仍未爲定率也然所謂超辰者皆與在地之太歲無涉在地之太歲今年爲子年者明年爲丑年又明年爲寅年十二辰周而復始雖千萬億年無有差池自漢人混歲星太歲爲一而劉歆作僞遂援隨星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次至於建國元年恰合己巳以欺天下後世甚可慨也汪先生孝嬰有歲名竄易揭一篇今錄于后以爲論焉

歲星太歲者之一助焉遷史記厤書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歲名竄易揭曰漢司馬遷史記厤書曰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遂攝提格又曰焉遂攝提格太初元年端蒙單閼二年游兆執徐三年自此順推終於其蔀皆有漢世紀元又曰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于丙名游兆此名謂太初元年名甲寅也又證以天官書其論歲星曰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旋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按班固漢書述劉歆三統厤推太初元年歲在星紀星躔丑宮之名也雖劉歆之厤本無足憑而星躔人所共見彼固不能改也則以合之天官書而太初元年之爲寅歲確然無疑矣天官書論歲星又曰沼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其總論五星曰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是漢興爲申歲據史記漢興以來年表數至太初元年百有三歲歲當在寅此又可爲太初元年爲寅歲之明證矣又按書之論歲星既首以攝提格歲而論填星又曰太歲在甲寅填星在東壁論太白又曰其紀正元以攝

提格歲與營室同出東方至角而入其他論熒惑論辰星不言甲寅歲亦卽不言他歲是明以太初元年甲寅爲厤元而星躔亦由此起算故首舉之也又論歲星曰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當時之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毫無奇零故適與歲陰十三年一周順逆相應而干支紀年一歲一名原以紀日一歲一周之積數非以紀星一年一次之積數若如後世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而有餘則歲名白不能與歲星相應而歲星之次雖移歲陰之名不變也白班固漢書述三統厤推太歲之法以推太初元年則歲名丙子而甲寅之名易矣司馬彪後漢志述四分厤以孝文帝後三年爲庚辰則太初元年爲丁丑而甲寅之名又易矣四分厤法與太初元異而法同其歲名與太初異者乃因三統厤而改而三統有超次之法四分不用故惟自漢武帝太始二年迄於後漢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百四十四年間歲名與三統合而前後亦遂有不同耳然則三統何以改歲名乎曰三統厤劉歆所作也歆爲王莽國師多作符命以承莽意班書王莽傳載莽班符命曰漢氏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竊疑歆固習於陰陽謬說以建國元年依太初元甲寅數之則歲在丙午陰陽家言丙丁巳午火也嫌非王氏開國所宜戊己辰戌丑未土也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土德勝矣而又恐人之窺其隱也於是立爲隨星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次至建國元年恰合己巳使人謂彼眞有其故而不之疑符命又曰受命

之日丁卯也丁火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莽傳又曰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受命之日用丁卯莽已明言其故矣而卽位之日用戊辰則以戊辰皆土德明新室之興也卽此以推則建國元年必取土德可知莽當丙午之歲急欲卽眞萬不能待戊己之歲故惟有改之一法以就之此欺之欺莽之自欺以欺天下者也然則天下何以從之乎曰昔人之干支重以紀日至於紀年惟推厤者用之而公私紀載但紀帝王在位年數而不紀干支如史漢後漢三書紀事書日干支者十有八九而書年干支者厤書厤志外絶無有焉故日難改而年易改也試觀班書王莽傳又曰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句首又曰百姓多不從者蓋戊土德也戊子代甲子爲六句首亦欲以土德爲首也而民不從之者以公私通用民皆知其所改故不從焉莽既改日則改年益可知矣改日幸民知而不從則改年以民不盡知而徑改矣或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表端閒有歲名名皆同四分厤所推或者此固上古所傳而厤書天官書皆誤歟曰不然司馬氏世學天官太初改厤遷身親其事所紀當時之法斷無舛錯若年表本無歲名如六國年表漢興以來年表可攷今本十二諸侯年表所有歲名其下皆注徐廣曰歲在某甲子其爲後人所加無疑廣晉末人習見四分所推云爾非司馬氏之舊也或曰唐司馬貞索隱謂厤書厤術甲子編自太始征和以下皆褚少孫所續其然乎曰索隱之言於書未有明證殆以史公自序云終於天漢而

斷之耳按褚少孫漢元成閒博士厤書爲其所續而歲名與司馬從同亦可見成帝之時尚未變易也或又曰班書翼奉傳載孝元帝卽位之明年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以四分厤上推其歲名適爲甲戌此太陰倘指歲名則在建國前五十餘年疑非歆所改矣曰太陰之名在史記天官書爲月行之道而後之解太陰者紛糾一無可憑奉封事言多不經其指歲名與否無可據也總之太初以後再經竄易勘史漢後漢三書灼然可見矣而或者謂古有太陰太陽兩歲名并用今則但用太陰故不同於古夫爾雅以天干爲歲陽而對歲名故天官書徑稱歲之支名爲歲陰若謂合干支之名又分陰陽此近今之臆說非有根之談也

炘案揭云干支紀年一歲一名原以紀日一歲一周之積數非以紀星一年一次之積數又云若如後世推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而有餘則歲名自不能與歲星相應而歲星之次雖移歲陰之名不變也其辨歲星太歲最爲明晰可見斷不能以太歲爲歲星且謂太歲亦如歲星之超辰也

釋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致極也測量之法須逐日爲之久乃得日月之眞度春秋非不測日堯典寅賓出日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景寅餞納日以秋分之日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漢書又有春秋致日之法但日行出入於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而以冬夏爲之極冬夏非不測月月每月與日一會有合朔晦弦以及交食非隨時測驗不可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但月行出入於黃道有陰厤陽厤之分而以春秋爲之極故周禮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也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黃道一（黃道一三字今本無從鄭注考靈曜增見禮記月令正義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鄭注冬至日景長丈三尺夏至日景長尺有五寸皆舉成數而言）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至也按太陽去人有遠近故日景有長短凡日在天頂則表無景此惟戴日下則然中土地在日北日在正南故可以景之進退分寸言夏至日去人近故景短冬至日去人遠故景長也

梅氏文鼎曰日行黃道有南至北至月亦有之月之北至則陰厤是也月之南至則陽厤是也夫月之陰陽隨時變遷而必於春秋測之何耶凡言至者皆要其數之所極則必有中數以爲之衷如日道有南至有北至相差四十七度奇而其中數則赤道也月有陰厤有陽厤出入於黃道各六度弱而其中數則黃道也夫黃道之在冬夏既自相差四十七度奇則已無定度又何以爲月道之中數乎惟春秋二分之黃道與赤道同度則其東出西沒及過午之度並與赤道無殊於此測月可得陰陽厤出入黃道之眞度矣假如二分之望月在其衝（春分之望月必在秋分之宿度秋分之望月必在春分之宿度）則日沒於酉正而月出於卯正日出於卯正

而月沒於酉正其出沒方位必居卯酉正中與日相等然而或等焉或不等焉或有時而出沒於酉正卯正之南則知其在陽厤也有時而在卯正酉正之北則知其在陰厤也又此時日之過午也必與本處之赤道同高（卽冬夏二至日軌高度折中之處）則月亦宜然然而月之過午或有時而高於日度則知其在陽厤也有時而卑於日度則知其在陰厤也有時而與日度同則知其在陽厤也若月之出沒在卯酉之正而不偏南北月之過午一如日軌之度而畧無高卑則爲正當交道而有虧食故曰惟春秋可以測月也

鄭注致月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陳用之遂謂致月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炘竊以爲非注意也注不言望者舉弦以該望非謂致月之法可不必於望也賈疏云春分日在婁月上弦于東井圓于角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于牽牛圓于婁下弦于東井故注并言月弦于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最得注意梅氏文鼎曰若正言致月之理則必將詳弦其交道出入之端與夫陰陽厤遠近之距則兼望言之其理益著問陰陽厤之法於兩弦亦可用乎曰可凡冬夏至表景既有土圭之定度（夏至尺五寸卽土圭之定度也冬至景丈三尺蓋亦以土圭之度度之而知）則月亦宜然而今測月景每有不齊則交道可知假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上弦於東井秋分日在角而月下弦於東井則是月所行者夏至日道也其午景宜與土圭等又如春分日在婁而月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則是月行冬至日道也其

午景宜與土圭所度冬至長景等而徵之所測或等焉或不等焉其等於定度者必月交黃道之度也其短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北而爲陰厤也其長於定度者必月在日道之南而爲陽厤也是故兩弦亦可以測陰陽厤也然則陰陽厤之變動若此又何以正四時之敘曰日道之出入赤道也距遠至廿四度月道之出入黃道最遠止六度距廿四度故景之進退大夏至尺五寸冬至一丈三尺相去懸絕止六度故景之進退也小陰厤陽厤之月景所差于日景者不過尺許而已假如月上下弦在東井而景更短於土圭其爲夏至之陰厤更無可疑卽使是陽厤而景長於土圭其長不過尺許無害其爲夏至之黃道也又如月上下弦在牽牛景加長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爲冬至之陽厤已成確據卽使是陰厤而景短於土圭所定之度其短亦不過尺許無損其爲冬至之日道也夫兩弦之月道既在二至之度則日躔必在二分而四序不忒故曰舉弦立說亦足以明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九

釋禮玉祀玉

當塗夏炘心伯著

古者祭天地之玉有禮玉有祀玉禮玉蔟於神坐祀玉執之於手書金縢所謂周公植璧秉圭是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此禮玉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祀玉也以二經校之典瑞之旅上帝指迎氣言即大宗伯天之四方旅四望指嶽祭言即大宗伯地之四方此皆有禮玉又有祀玉所謂大神示特尊之也五帝之外日月星辰四望之外一切山川則但有祀

玉無禮玉典瑞所謂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是也

或曰典瑞又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祀日既執圭璧矣何以又執鎮圭曰此朝日非祀日也其禮見儀禮覲禮其義見大戴禮朝事篇覲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蓋王將有征伐之事或不巡狩諸侯時會殷同爲壇見之天子先朝日朝畢見諸侯其朝日也拜而不祀故搢大圭執鎮圭也所以必先朝日者大戴禮所謂教尊尊也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之下即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其義符矣此朝日拜也春分祭也鄭注不甚分明後人遂以經文爲背戾矣

釋求牛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禱於鬼神所求福之牛後鄭云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後儒因無證據各以意解有謂享牛祀神之牛求牛降神之牛者羅氏路史也有謂享牛帝牛求牛稷牛者求讀如逑逑配也劉氏小傳也有謂享牛享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捄通角小

皃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者高氏愈也竊以爲經文當以共其享牛絶句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爲句供其享牛者謂供其祭享之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求牛之中犧牲者授牧人或充人而芻之也曲禮大夫用索牛謂索求得而用之異於天子之犧牛諸侯之肥牛養於滌而后用之者牛人之求牛亦求得之後授職人養於滌中三月而後用之知求牛非禱於鬼神求福之牛則知享牛非前祭一日之牛後鄭謂求牛爲終事之牛固非而以享牛爲獻神之牛得之

釋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祭天牲用騂見於祭法郊特牲大宗伯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疏遂謂昊天上帝用蒼牛南郊感生帝用騂牛未免

彊生區別竊以爲大宗伯經文亦由句讀不明而誤也皆有牲絶句幣各放其器之色爲句則豁然無疑矣皆有牲者謂以禮玉告神時皆有牲也幣各放其器之色者上文六器皆禮玉禮玉奠於神座薦以束帛束帛者幣也器爲蒼璧則幣色亦蒼器爲黃琮則幣色亦黃以下推之可見周禮文法簡古後人因句讀不明每至矛盾不能相通惜哉

釋司常大司馬旗物

司常贊司馬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帥者今書也古文帥皆作率玩注意止謂鄉遂大夫帥領民聚之都賈疏訓師爲衆謂民衆所聚則其誤在唐以前矣唐以前俗書帥作師故誤爲師耳炘按段說甚確然亦無關大義惟大司馬之鄉家謂作鄉遂則注不可解而經文多轇轕不清矣

州里建旗縣鄙建旜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云州里縣鄙是鄉官里縣鄙是遂官遂之里與鄉之州同建旗則鄉之黨與州同建旗可知是互也鄉族上從黨建旗比上從閭建旜是約也道車載旞斿車載旌大司馬辨治兵之旗物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注軍吏諸軍帥也師都載旜注都鄙遂大夫也鄉家載物注鄉大夫也遂鄉大夫也石經假令是鄉遂則注不得云鄉大夫矣炘案注鄉遂之遂字衍文郊野載旐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注分郊野非是百官載旗注百官卿大夫也鄭謂出軍之旗如仲秋治兵尊卑之常如仲冬大閱其說是已但二者參互比校蔡葛紛糾鄭君大司馬注亦未盡厭人意其實二者次敘具在經文若綱麗綱有條不紊也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九旗尊卑瞭如指掌國中之爵王爲上諸侯次之孤卿次之大夫士又次之故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也軍中之官師都爲上州里次之縣鄙又次之故師都建旗州里建旜縣鄙建旐也州里縣鄙互約之言以相變爲文其實旞旌州黨族建旜是尊也閭比建旐是卑也旞旌有羽無帛專爲道車旂車之所建故敘於末注所謂明尊卑是也至於司馬教治兵上云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縣鄙各以其名注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以號名注謂食采地者之鄉以州名注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以邑名注謂公邑大夫百官各象其事職從王者注百官以其下云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則軍吏載旗者軍吏郎以門名之師也師都載旜者師都郎各以其名之縣鄙自縣正鄙師以至鄰長也不謂之縣鄙而曰師都

者師都本鄉遂大夫之總名欲見遂之中有鄉下文云鄉家載物鄉卽以州名之鄉家卽以號名之家謂家邑采地也三等采地皆在六遂之內又欲見鄉之中有遂與司常職皆是互約言之然則縣鄙載旜州黨族載物里鄰亦載物閭比載旜與司常又相變與軍吏諸軍之帥自軍將至伍長皆得稱之師都衆人所聚自鄉遂大夫至比長鄰長皆得稱之司常之師都專指鄉遂大夫也此軍吏中包命卿及鄉遂大夫故縣鄙亦稱師都鄭仍以鄉遂大夫解之失之膠固矣郊野載旐郊野卽以邑名之野公邑在遠郊之外謂之郊野鄭以師都鄉爲鄉遂大夫又分郊爲州長縣正以下殊爲穿鑿百官載旜卽各象其事之百官謂未爲軍帥之孤卿大夫同載旜以衛王此不辨尊卑專主治兵之法故與司常不同也

鄭注司常鄉遂大閱圖

鄉旗州旗黨旗族旗閭旐比旐

遂旗縣旐鄙旐鄰旗里旗鄰旗

今擬司馬鄉遂治兵圖

鄉旗州物黨物族物閭旜比旜

遂旗縣旜鄙旜鄰物里物鄰物

釋鴇貉伯

鴇馬聲馬古音莫戶切貉各聲各古音孤之入伯白聲白古音蒲之入皆古魚部中字音相近寫者亂之漢儒註經遂牽合爲一莫能辨別幸爾雅詩經說文分析不紊理其遺緒尚不至如

治絲而棼焉王制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鄭注云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鄭上節注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此注承上言之故云亦亡）詩皇矣是類是禡毛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禡鄭箋類也禡也師祭也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鄭注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類作禷以事類祭天神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據此則禡之爲祭專主出師言之類禮在南郊故曰於內曰類禡禮在所征之地故曰於外曰禡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二者皆爲師祭故皇矣言伐崇曰是類是禡爾雅釋之曰是類是禡師祭也此爾雅詩經說文之言禡確然與類上帝同爲師祭不可移而他屬者也至於田獵之祭詩爾雅謂之伯周禮謂之貉所祭者馬祖所禱者馬牲與師行類祭天神禡祭所征國之神絕然不同詩吉日既伯既禱毛傳伯馬祖也（按脫祭字）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按禱字祭之譌）其祖禱禱獲也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按郭注卽襲用毛傳晉時毛傳本尙不誤）說文禂禱牲馬祭也此皆伯禱之祭爲田獵而設所祭者馬祖兼有先牧馬社馬步在其中（校人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所禱者）馬之肥大牲之多獲周禮謂之貉大司馬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注所謂立表而貉祭是也肆師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讀爲十百之百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詩釋文云貉又作貊是貉與貊通貊與百通伯百一聲周禮之貉卽詩爾雅之伯也自或書貉

爲禡大司馬甸祝注貉書亦或爲禡說文禡字下引詩既禡既
解貉祭後鄭肆師注云貉師祭也杜子春甸祝注云貉
兵祭也先鄭大司馬注云貉讀爲禡謂師祭也而禡貉
不分也久矣不知周禮所謂貉皆指田獵言之田獵祭馬祖與
師行祭征國之神判然各別周禮雖不言禡然大祝所謂過大
山川則用事焉卽禡之謂也若以田獵之貉爲師行之禡則周
禮所謂表貉者何以皆屬四時之田無一語涉征伐乎後儒因
杜鄭諸注混淆不分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國表而祭之
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馬羣合師祭馬祭爲
一而又附會馬字之義不知禡之從馬者馬武也怒也詩曰王
奮厥武王赫斯怒皆其義也豈必祭馬祖乎

釋國中以策彗鄔勿驅塵不出軌

鄔勿二字極難解以致後人紛紛句讀不一鄭注鄔勿搔摩也
正義云搔摩之時其形狀鄔勿然竊以爲的解矣按搔鄔摩勿
鄭皆以雙聲字爲訓勿釋文音沒卽勿本音亦在微母
鄔勿爲搔摩之狀鄔从鳥丩聲然鄔亦有節意說文鄔憂也一
曰鮮少也鮮少卽有節也勿說文州里之旗象其柄有三游旗
之游與策之彗俱下垂朱子曰策之彗若今時鞭末韋帶耳國中以策彗在馬背
上少游颺之有似於搔摩之狀故鄭取雙聲字訓爲搔摩後世
多聞憂鄔之鄔毋勿之勿寡聞少鄔之鄔游勿之勿故不知鄭
注之確又說文騷摩馬也注不作騷字者以摩馬謂之騷乃刷
馬實事此以策彗少游颺之有似於搔摩故不用摩馬之騷也
鄔勿二字不能拆開吳草廬讀鄔爲句既不詞又以勿驅連讀

豈鄭不知勿之訓毋而有待後人之更正乎近又有謂鄭以卽勿爲句者不知鄭以搔摩釋卽勿二字非卽以卽勿爲句惟疏以驅字斷句謂以策彗搔摩馬背而驅之其塵不出軌有異於野外之驅也斯爲善讀經者矣

釋九拜

大祝九拜解者多家近儒次仲淩氏精摯禮經獨得要領閒有未合及所未盡今贊而辨之以作斯篇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云稽首拜頭至地也公羊何注亦曰頭至地曰稽首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公羊何注亦曰頭至手曰拜手三者比較頭至手不至地爲最輕頭稽留於地而後起爲最重頭叩地卽起爲輕重之

開注雖不言所用疏以稽首爲臣拜君頓首爲平敵相拜空首爲君拜臣左傳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則稽首爲臣之拜君審矣最重者爲臣拜君則最輕者爲君拜臣輕重之閒者爲平敵相拜疏說必有所受斷不可易凡禮經中平敵之拜不言頓首而頓首可知君拜臣下不言空首而空首可知空首於經傳無所見穆天子傳有許男降拜空首之文不足信左傳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說者因此遂謂頓首爲重拜不知此皆末世越禮之拜不可據以解經降及秦漢臣之於君皆頓首請罪蔡邕戍邊上章云臣頓首死罪蔡質所記立宋皇后儀云臣嚞等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許沖進說文解字表云臣沖誠惶誠恐頓首死罪不可以是而疑周禮之頓首非平敵之拜也又古者

稽首之拜皆再拜稽首舜典再拜稽首垂益伯夷皆然周書召誥洛誥諸篇皆稱拜手稽首不言再拜者省文康王之誥則從無稽首矣正言再拜稽首

稽首再拜而不受亦是周末之事秦漢以下凡稽首者無不綴以再拜不復守禮經之再拜稽首蔡邕上章云臣邕稽首再拜及許沖所上說文解字表皆云稽首再拜以聞學者亦不可謂禮經之稽首如後世之稽首再拜也

四曰振動注中振動有三解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者杜子春也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者先鄭也謂振動爲戰栗變動之拜引今文太誓王動色變爲證者後鄭也後鄭之解說經家多不從經典釋文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惠半農因以後世舞蹈之拜當之惟凌次仲九拜解取杜子春之說爲獨具隻眼其言曰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俱失其解炘按士喪禮屢言哭拜稽顙成踊踊者振也哭者慟也稽顙之拜無有重於哭成踊者凶拜之首振動不杜子春之從而誰從哉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鄭據檀弓拜而后稽顙釋吉拜稽顙而后拜釋凶拜考之於禮祇有拜稽顙並無稽顙拜鄭爲殷以拜稽顙爲凶拜周以共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齊衰不杖期以下用吉拜若三年服者則稽顙而后拜謂之凶拜按士喪禮一則曰主人拜稽顙再則曰主人拜稽顙是周之三年服明明拜而

后稽顙也檀弓之說鄭氏之注皆與經不合竊謂吉拜之拜專指稽顙言之凶拜之拜專指拜稽顙言之晉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季平子稽顙於叔孫昭子陳無宇稽顙於欒施此皆稽顙而不拜者稽顙與頓首相近故謂稽顙爲吉拜若拜稽顙則重矣惟三年之喪有此拜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士喪禮主人拜稽顙所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也其餘期以下喪言拜者皆吉拜但稽顙而已所謂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也檀弓乃六國時人所作泥檀弓之言致與全經不合不如舍檀弓以求合於全經可也

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凌次仲曰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即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即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拜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即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即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婦人之拜謂之肅拜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即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指婦

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㫐按解九拜者多家以次仲氏之解爲最確惟嫌吉拜凶拜尙沿康成之誤故辨而釋之如此

釋以享右祭祀

太祝之九拜吉凶軍賓嘉五禮咸備然大祝接鬼神之官也享右祭祀乃其專職故曰以享右祭祀舉其重者而其餘無所不包天子祭祀之拜不聞其詳今以士虞特牲少牢推之亦可得其梗概凡主人陰厭受尸嘏及特牲之嗣子舉奠皆再拜稽首天子之事尸亦當無異惟空首頓首無所見然天子之於祝佐食長賓衆賓及兄弟等皆臣也其拜當頓首經雖不言其禮可推又食及自相旅酬皆敵者也其拜當空首賓兄弟之嗣祝佐士虞之拜稽顙皆凶拜但云拜者皆稽顙之吉拜或曰拜稽顙

或曰哭曰踊者互文見義皆振動也特牲之送尸主人門外再拜褒拜也少牢之餕主人荅壹拜奇拜也主婦皆執爵以拜肅拜也九拜之見於享右祭祀其所攷者如此

或曰享燕賓客亦謂之享賓客勸食亦侑安知太祝所云享右非兼賓客言之乎㫐按左傳享宴字作享周禮享祀之享皆作享饗燕之饗皆作饗段玉裁說見說文注劃然不紊況大祝之職享右祭祀乃其專職儒者釋經不得舍本義而專騖旁解也

釋婦人拜

大祝九拜詳男子而畧婦人婦人之拜見禮經及傳注者約畧攷之其別如左

一曰肅拜肅拜者立而爲之鄭司農說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婦人以肅拜爲吉拜之正儀禮特牲少牢諸篇婦人之拜皆執爵男子之拜屈兩郤跪地故必奠爵而後能爲之婦人立拜故不必奠爵雖執爵亦可爲之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且肅拜則其餘無不肅拜矣茂堂段氏創爲拜者必跪之說謂左傳之肅使者不言拜乃立而不跪周禮既言肅拜未有不跪而得爲肅拜者顯與禮經不合矣

一曰手拜又曰拜扱地手拜者婦人之喪拜少儀注云婦人以手拜亦立而爲之鄭君云手拜肅拜爲正凶事乃俯下手手不至地爲肅拜手深至地爲手拜肅拜低頭少儀注云肅拜拜低頭段氏以爲不低頭非也則手拜亦低頭可知少儀云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言婦人虞祭爲尸係喪祭恐疑於爲尸者亦喪拜故別之曰不手拜肅拜尸尊故耳凡士喪禮婦人之拜賓與士虞禮主婦之拜尸拜賓皆手拜也又士昏禮廟見婦拜扱地注云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此扱地之拜卽手拜故鄭君皆以手至地解之其云猶男子稽首者故尸子之稽首奠菜吉禮嫌手拜敢但爲肅拜故以拜扱地者故尸子之稽首奠菜吉禮嫌手拜爲喪拜變言拜扱地者避喪拜之名而其實同耳後儒因猶稽首之注遂謂拜扱地爲跪拜熊明來郝敬皆如此說淩次仲亦云扱拜始坐拜也非也經云婦執笲菜拜扱地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則立而執笲以拜拜畢始坐奠也

一曰稽顙喪服小記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此婦人喪拜之至重跪而爲之者也既曰稽顙則必屈兩郤爲之與男

子無異但男子有再拜稽顙之凶拜婦人只有稽顙而不再拜如男子之吉拜耳

三者以外又有俠拜不俠拜之殊俠拜猶男子之褻拜不俠拜猶男子之奇拜凡婦人與婦人行禮皆各一拜與男子行禮皆兩拜俠一拜特牲主婦亞獻少牢尸酢主婦等禮皆不俠拜只一拜者禮殺也昏禮婦見舅執笲拜奠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是各一拜禮無婦人一拜再拜之文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見南子南子帷中再拜不可以說禮凡禮經單言拜者皆一拜兩拜俠一拜者皆再拜異於男子之再拜者男子接續拜之耳總而論之肅拜爲婦人之通拜猶男子之頓首左傳穆嬴頓首於趙宣子亦不可以說禮拜猶男子之稽首婦人肅拜手拜無有不空首者則空首在兩拜之中矣振動吉凶三拜婦人祇有稽顙一拜俠拜不俠拜即男子之奇拜褒拜皆可放而知也

釋廟見祭禰祭行爲三事

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士昏禮曰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又記曰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孔穎達疏禮記以廟見祭禰爲一事朱子作通解列祭行於奠菜之先爲二事而不補祭禰一節是亦以孔說廟見祭禰爲一事矣江氏永禮書綱目則但出奠菜一節而以祭行爲奠菜之記是又以奠菜祭行爲一事皆非也按昏禮舅姑存者有婦見舅姑之禮其執棗栗腶脩實於笲舅在阼西面姑在房外南面婦先奠笲於舅席又降階取笲奠於姑席所謂贊見

婦於舅姑是也若舅姑既歿則三月祀率婦入廟奠菜其執亦
笄設舅席在奧象阼階位設姑席北方南面象房外位婦亦先
執笄奠於舅席降堂復取笄奠於姑席其禮悉與婦見舅姑準
祝告曰某氏來婦即曾子問所謂稱來婦也見舅姑畢有贊醴
婦之禮廟見畢亦有老醴婦於房中之禮與祭禰何涉其祭禰
者象生時婦饋舅姑爲之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
注云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曾子問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
義也注云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是祭禰
當盥饋一節無疑生時見與饋同日歿則廟見祭禰別日者凡
祭必卜日特牲少牢可證也曾子問明云擇日而祭於禰則廟
見與祭禰異日斷非一事可知矣其禮亦當特豚一鼎畧如陰

厭之儀可也儀禮中儘有不備之儀節賴他傳記可以補其缺
何必牽合爲一乎至於三月祭行謂婦入夫家三月之後四時
之祭乃行新婦得以與祭注所謂助祭是也若以祭行爲奠菜
則經明云婦入三月乃奠菜記人不必復記之矣必分廟見祭
禰祭行爲三事而後節次瞭然有條而不紊也

或曰祭行非廟見安知非卽祭禰乎案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
五祀之祭不行又曰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則古者暫
輟祭謂之不行以此推之皆禮未三月婦不可以助祭而有婦
而不助祭似亦不可故三月之內祭祀之禮亦不行俟婦入三
月之後既廟見祭禰然後四時之祭乃行此婦得以助祭其設
文之意當如是也

總而論之適婦庶婦皆有贊見舅姑之禮則廟見奠菜通於適庶適婦醴之則庶婦醮之如舅姑之生存可也士昏又云庶婦不饋則祭禰一節惟有適婦其不饋者則亦不祭禰矣惟祭行助祭無論舅姑存歿及適婦庶婦皆得與焉敖君善盛庸三之論均足闡發經注而糾正義之失疏云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歿姑老者亦謂適婦其庶婦無此事敖云婦入三月然後可以入廟故夫家必至是舉其常祭令婦得助祭而成婦之義也凡舅姑之存若歿其禮皆然盛云特牲少牢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若謂助夫祭爲主婦必舅姑既歿或老而傳者乃得爲之舅在無姑婦仍不得爲主婦也疏誤矣敖氏知此禮該舅姑之存歿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爲備炘按如上二說則祭行一節必不當與廟見祭禰混而廟見祭禰仍異禮異日不可合而爲一其爲三事審矣

釋前期三日

士冠特牲皆言前期三日韋氏協夢曰韋氏蕉湖人著有儀禮彙測前期三日空一日耳觀下經云厥明又云夙興則是筮賓之日與冠日祇空一日矣古者數日之法皆連本日數之書召誥篇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丙午與戊申祇空一日是其明徵矣注謂前期三日空二日非是炘案韋說甚精顧命篇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亦是連本日數之惟古文尚書武成篇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是去本日數之後人所以疑爲僞撰云傳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而誤然鄭所謂空二日者疏明云正加冠日是期日冠日前空二日外爲期三日二日之中雖有宿賓宿贊宿者及

夕爲期但非加冠之事故云空也然則鄭亦未嘗誤矣

釋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諸侯之國卿三人大夫五人卿三人者司徒兼冢宰無天官卿司馬兼宗伯無春官卿司空兼司寇無秋官卿左傳紀魯三卿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也大夫五人者崔靈恩所謂司徒之下置小宰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司空小司寇司馬事省置小司馬一人是也分言之曰卿曰大夫合言之則三卿爲上大夫五大夫爲下大夫王制所謂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論語所謂與上大夫言與下大夫言是也周禮序官有中下大夫無上大夫則天子之六卿卽上大夫也諸侯以三卿爲上大夫五大夫爲下大夫不見中大夫之稱所以異於天子也

至於王制又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似三卿之中又分上卿中卿下卿五大夫之中又分上大夫下大夫鄭氏所謂頻聘並會之序非等常之稱謂也又大國有孤四命不在三卿之數王制所謂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是也經云下大夫二人卽下大夫之長王制疏引崔靈恩云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寇小司空爲下則二人者小宰小司徒與注云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者以賓與主人皆下大夫上大夫之位尊故不使爲媵爵之事也

釋皆禮不還贊

凡賓主人相見禮畢皆還其贊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之以其贊

還之也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還之也若嘗爲臣者主人不自
還贄亦必使擯者還其贄於門外也上大夫下大夫相見如士
相見之禮贄雖異而還之無異也聘禮以圭璋爲贄君使卿皮
弁還玉於館圭與璋皆還也君於他邦之臣亦還其贄士相見
禮曰若他邦之臣則使擯者還其贄是也惟昏禮之贄不還納
采問名一使兼行二禮鴈皆受而不還納吉如納采納徵如納
吉請期如納徵元纁束帛亦所以爲贄與用鴈同也疏云納徵
有束帛爲親迎之鴈壻再拜稽首奠於堂若不親迎壻見女之
贄故也親迎之鴈壻自此贄用雉禮辭之後主人拜受壻拜送與親
父母壻入門東面奠贄此贄禮辭之後主人拜受壻拜送與親
迎之奠鴈於堂不同而其不還則同也蓋昏禮親親也贄不用
死皮帛必可制所以體親親之情也詞無不腆無辱所以篤親

親之誼也五鴈及納徵之束帛皆所謂先人之禮以求昏於主
人也主人受之而不還所以許之也其餘無不還之贄所以輕
財而重禮遠貨賄而崇恥讓也後世托於羔鴈之贄以遂其攀
援之私於是有不貲之玩進自私閫盈握之珍出諸懷褻亨者
受者皆泰然不知其非可慨也夫

釋燕禮大射儀主人

燕義使宰夫爲獻主聘禮記燕則宰夫獻故鄭注燕禮云主人
宰夫也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諸侯降一等則宰夫士也然天子
燕禮亦不以大夫爲獻主使士爲之膳夫職云王燕飲酒則爲
獻主膳夫上士也天子有膳夫無膳宰諸侯之膳宰當天子之
膳夫禮又宜降宰夫一等然諸侯之宰夫亦稱膳宰左氏昭九

年傳云膳宰屠蒯而禮記則云饋宰夫也宣二年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而公羊則云膳宰也熊蹯不熟是諸侯之宰夫與膳宰亦可通稱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不必膳宰非宰夫也由是推之則天子之膳夫亦可曰膳宰鄭注燕義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明膳宰卽膳夫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謂諸侯燕禮之主人當爲膳宰作燕義者以爲宰夫而鄭注因之其意以燕義爲誤不知聘禮記明云宰夫獻豈記儀禮者亦誤乎

諸侯之官類降天子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必士也且天子之燕以膳夫上士爲主人豈諸侯之燕而以大夫爲主人乎鄭注燕禮云宰夫大夫之下注大射云宰夫下大夫鄭

蓋以天子之官顯諸侯言宰夫於天子爲下大夫則諸侯當以士爲之矣非眞謂諸侯之宰夫與天子同下大夫也

燕射之主人必以士爲之者蓋大夫以上皆有位於堂上若主人以大夫爲之其薦之也必於堂上使之與諸大夫爲偶是不別其爲主人也使之在阼階之上則疑於君也燕大射獻大夫之後胥薦主人於洗北洗北堂下之位也放士之位在西方北上宰夫未爲主人之時與衆士偕立焉及賓入則主人自西方升階與賓行禮每獻酢酬畢則主人立於洗北以待繼此之洗獻故獻大夫後主人復洗北之位而胥則就其位而薦之非原立之位在洗北也凡燕射薦位俱與立位不同卿始立中庭面薦在堂上賓左大夫始立中庭北面薦在堂上賓西士始立

西方東面薦在東方西面又薦司正射人司士執冪於觶南皆非始立之位惟祝史小臣師薦於其位不可以例宰夫也

燕及大射皆賓與主人行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且不獨賓也雖執冪者膳羞者與羞於諸公卿者皆小臣與膳宰請之得公命而乃命之唯主人不命蓋公與客燕公有主人之義不便明示於衆曰命某爲主人故不命也其不命奈何前此小臣戒與者時已命之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七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